

史通通釋

一
函
八
冊
函

史通通釋卷三

內篇

表歷

第七〇表以世系年
月爲行文故曰歷

蓋譜之建名起於周代

氏一作

表之所作因譜象形故

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

通斜

上並効周

譜此其證歟

釋

首原表所由起與其格式

夫以表爲文用述時事

施彼譜牒

舊本
作歷

容或可取載諸史傳未見其宜何則

易以六爻窮變化經

春秋

以一字成褒貶傳包五始詩

含六義故知文尙簡要語惡煩蕪何必款曲重沓方

稱周備

釋

此節泛提史觀一
家不必有表睹

馬遷史記則不然矣

屬一作夫

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傳

至於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說用相

考覈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謬乎

釋此層貼到遷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爲

益失之不爲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

表在乎一有其間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釋此

就編次言嫌其夾置本紀世家之間觀者往往越過既而班東二史原注東謂

各相祖述迷而不悟無異逐狂釋遷到後史效之勳

必曲爲銓擇強加引進則列國年表或可存焉何者

當春秋戰國之時天下無主羣雄錯峙各自年世若

申之於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年一時盡見如兩漢

御歷四海成家公卿既爲臣子王侯才比郡縣何用

表其年數以別於天子者哉釋此節疏言史記所綜

之至不一統之又有甚於斯者異哉班氏之人表也區

別九品網羅千載論世則異時語姓則他族自可方

以類聚物以羣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爲次何藉而爲

表乎且其書上自庖犧下窮嬴氏不言漢事而編入

漢書鳩居鵲巢薦施松上附生疣贅不知翦截何斷

而為限乎乎一脫**釋**此又摘出班史中人至法盛書載

中興改表為注名目雖巧蕪累亦多**釋**言他史改其

當晉氏播遷南據揚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間諸

偽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長一作崔鴻著表頗

有甄明比於史漢羣篇其要為切者矣**釋**此推到東

分士裂宜用之然則唐修晉書若諸子小說編年雜

記如韋昭洞紀陶弘景帝代年歷舊作帝王歷皆因表而

作用成其書既非國史之流故存而不述**釋**末以表

之書

按表自三國而下暨乎南北朝皆無之後漢書初

熊方補入今本既有劉氏謂分國時可有一統時

不必有故是酌分寸刊枝葉之言然亦難以概後世矣揆之史法參以時宜親若宗房貴如宰執傳有所不登名未可竟沒胥以表括之亦嚴密得中之一道哉歸安吳提學大受言國史有表似煩文實省文。外篇雜說云觀太史公之創表也燕越萬里而徑寸之內犬牙可接昭穆九代而方尺之中雁行有序使讀者舉目可詳郭評據此以駁茲篇良是大抵內外篇非出一時互有未定之說兩存參取折衷用之不爲無助。近時四明萬季犛氏補作歷代史表六十卷論者推爲史氏功臣云

桓君山

後漢桓譚傳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世祖卽位徵待詔會議靈臺所處帝曰吾欲識決

之譚極言識之非經帝怒出爲六安郡丞初譚著書二十九篇號曰新論

周譜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敘云太史公讀春秋歷譜牒梁書劉杳傳王僧儒被勅撰譜訪杳五

脈所因杳云桓譚新論云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
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按歐陽五代諸世家並
名譜
本此

六義五始

六義見于夏詩序五始公羊隱元注

言正月而後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乃天

入之大本疏大正始

法盛

唐藝文志何法盛

諸僞十六家

詳見外篇正史篇崔

韋昭洞紀

韋昭因獄吏上辭曰愚情縷縷竊有所懷

貪令上聞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載既多虛

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見囚尋按傳紀考合異同采

帝代年歷

南史隱逸傳陶弘景字通明秣陵人明

漢熹平三年丁丑冬凡差三十一日中而天寶後乙

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凡差三十一日中而天寶後乙

書志

第八

序論

五項

論藝文

論五

正刊

夫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馬

著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効禮經且紀一講傳之

外有所不盡隻字片文於斯備錄語其通博信作者

之淵海也釋該統提書志之該博以發端原夫司馬遷曰書班固曰

志蔡邕曰意舊作東觀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

曰說按歐陽五代名目雖異體統不殊亦猶楚謂之

之一無字禱杙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其義一也釋書志

改名色更於其編目舊作非則有前曰平準史記後云食

貨漢書古號河渠史記今稱溝洫漢書析郊祀漢書

爲宗廟後漢有分禮樂漢書爲威儀隋志

儀懸象魏書出於天文漢書郡國後漢生於地

理

漢書中初名

如斯變革不可勝計或名非而物是或小

異而大同但作者愛奇恥於仍舊必尋源討本其歸

一揆也

釋一層志中條目

若乃五行藝文班補子長

之闕

八書中無此也

百官輿服謝

謝承

拾孟堅之遺

班有百官無輿服也

王隱後來加以瑞異

隱書無考

符瑞魏收晚進弘

魏書有符瑞魏收晚進弘

以釋老

魏志末篇

斯則自我作故出乎臆求諸歷代不

過一二者焉

釋一層

後來志目漸有增加

○已上三層爲一大節蓋緣諸史中獨書志一

門命名條目析補日多故特數而出之

大抵志之爲篇其流十五六家

而已

釋二句

其間則有妄入編次虛張部帙而積習

已久不悟其非

釋四語

籠起幅三條

亦有事應可書宜別標

一篇有題而古來作者曾未覺察

釋四語

籠起後尾一條今略陳

其義列於下云

此下或注已上總序或注書志序皆非原文可刪也中後同

按此爲序論序中含議推美該備之意居多後乃

籠下之辭也

曰書曰志六句

按此六句則鄭氏通志略兩引之一

在起卷之首則蔡邕句又作東觀句作蔡邕曰意一
家所藏史通有二本兩時採用隨手檢錄遂異其
文也但東觀漢記一書總名而此論書志乃一門
之名不得以總名混之畢竟作蔡邕句爲是今用

總序篇文
刊正之

夫兩曜百星麗於玄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恒故
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之天
卽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

釋首

函舉大意天字
指體度星象言

但史記包括所及區域

指世綿長故

書有天官讀者竟忘其誤權而爲論未見其宜班固
因循復以天文作志志無漢事而隸入漢書尋篇考
限覩其乖越者矣降及有晉迄於隋氏或地止一隅
或年才二世而彼蒼列志其篇倍多流宕志歸不知

紀極方於漢史又孟堅之罪人也

釋

此節言史記之

首列天體星象之文班史不應襲書也

而越限而小朝促祚尤無取鋪張也竊以國史所書

宜述當時之事必爲志而論天象也但載其時彗孛

氛祲薄食晦明禪竈梓慎之所占京房李邵之所候

至如

一作

熒惑退舍宋公延齡中台告坼晉相速禍

星集潁川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士亡如斯之類

志之可也

釋

此言天變代異乃可斷限志之

若乃體分濛瀨頌色著青

蒼丹曦

日也

素魄

月也

之躔次黃道

日行道也

紫宮

紫微宮垣也

之分

野既不預於人事輒編之於策書故曰刊之國史施

於何代不可也

釋

繳應複陳體象之非

其間唯有袁山松

著後漢書

沈約

著宋書

蕭子顯

著齊書

魏收

著魏書

等數家頗覺其非

不遵舊例凡所記錄多合事宜寸有所長賢於班馬

遠矣

釋

四人皆專志本朝象變者

按此條就書志中抽出天文論之所論非謂歷數也謂日月列星之象也日之黃道月之九行千古不變三垣之鼎立四七之碁布亦千古不變見之一史足矣何必凡史悉陳但當取其變者志之劉氏之意如此然歷術屢更而宮度改移宮名革易亦未可不約舉其目。蓋爲晉隋二志而發二志成於李淳風標著懸象最爲精整然所列天體經星七曜諸條二書兩載脩旣並時複由一手以此蒙誚也顧此事愈推而愈精近法推尊郭術矣至西法起而體象俱爲改觀西術言三垣四七間諸星有古今多少有無之異則恆星亦有變時見端於晚明而大闡於昭代乃爲千古立極是其發端表象有不可不特書

者

裨竈梓慎

注見五行條

京房

漢書京房字君明治易事焦延壽贛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專以風雨寒

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目孝廉爲郎

李邵

後漢方術傳李邵字孟節南鄭人縣召署幕

觀探風諸使和帝分遣使益部投郤候舍時夏遣露坐邵因仰觀問曰二當到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

示云有二人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邵指星

熒惑退舍

呂氏春秋問焉子韋曰景公時熒惑在心

移於相公曰相與治國也曰移於害則曰

必死誰以我爲君乎三舍舍行君有至德之言三天

延年二徙三舍

中台告坼

晉書張華傳華字茂先惠帝卽位爲太

事華執不可由是致怨華少子躡以中台星坼勤

廢賈后華

遂被收華曰天道玄遠惟脩德以應之耳及倫將

星集頴川

世說德行葛陳太丘詣荀朗陵使元方

至荀亦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著鄰前注於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

聚人

月犯少微

世說棲逸注續晉陽秋曰會稽謝敷入

時戴逵先敷著名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會稽人士朝之曰吳中高士求死不得晉天文志少微四星

在太微東一名處士星

伏羲已降文籍始備逮於戰國其書五車傳之無窮

是曰不朽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漢定其流別

編爲藝文志論其妄載事等上篇

釋藝文之志始自班史故首言之

續漢已還祖述不暇夫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篇目

如舊頻煩互出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者乎

釋到

後史函下隋書且漢書之志天文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各示

存書體而已文字既少披閱易周故雖乖節文而未

甚穢累既而後來繼述其流日廣天文則星占月會

渾圖

渾天蓋

之流藝文則四部七錄中經祕閣之

輩莫不各踰三篋自成一家史臣所書宜其輟簡而

近世有著隋書者乃廣包衆作勒成二志騁其繇富

百倍前脩非唯循覆車而重軌亦復加闊眉以半額

者矣

釋此言書益增多史益汗流用天文陪說

但自史之立志非復一

門其理有不安多從沿革唯藝文一體古今是同詳

求厥義未見其可愚謂凡撰志者宜除此篇

釋此節單折

到除藝文

必不能去當變其體近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

亦有墳籍志其所錄皆鄴下文儒之士讎校之司所

列書名唯取當時撰者習茲楷則庶免譏嫌語曰雖

有絲麻無棄菅蒯於宋生得之矣

釋結到單錄近籍爲是

按此條抽論藝文也爲文史日多而發與天文同

旨故雙舉言之蓋藝文之志始自漢班劭谷灰燼
藜照藁殘有幸心焉陳范以還斯志中絕唐初勅
撰隋書于李顏孔分編史志復有經籍之目故篇
內所指唯此兩家其言有砥瀾之功亦有懲噎之
弊。書有五厄里仁牛氏三致志焉宋崇文祕省
諸目仍登國史而明史則祇載一朝撰述毋亦儀
監於史通抑煩不勝叢錄乎自邇學士購藏家往
往私爲目錄繼軌晁陳藉是以當史補續通考者
所宜亟收也

五車

莊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其書五車

四部

隋經籍志魏氏代漢采摭遺亡藏祕書中
外三閣鄭默始著中經荀勗又因中經更著

新簿

分爲四部一曰甲部六藝小學等書二曰乙
部諸子兵書術數三曰景部史記舊事皇覽簿雜

賦事

四曰丁部詩
圖讚及冢書

七錄

梁書處士傳阮孝緒字宗所著七錄等書

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爲七錄一經典錄二

道錄

闊眉半額

後漢書馬援子廖上疏長樂宮述長安

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

宋孝王

北史宋隱傳族裔世景從孫孝王爲北平

周武滅齊改爲關東風俗

雖有絲麻二句

見左傳九年

夫災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誣也然則麒

麟鬪而日月蝕鯨鯢死而彗星出河變應於千年山

崩由於朽壤又語曰太歲在酉舊作丑乞漿得酒太歲

在巳販妻鬻子皆貼氣則知吉凶遞代如盈縮循環

此乃關諸天道不復繫乎人事釋首飾領起天人且

周王決疑龜焦著折宋皇誓衆竿壞幡亡梟止涼

一作

梁並非

師之營鵬集賈生之舍斯皆妖災著象而福

祿來鍾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測也然而古之國史

聞異則書未必皆審其休咎詳其美惡也故諸侯相

赴有異不爲災見於春秋其事非一

釋

此節申舉休咎不相符應

之證洎漢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

釋

三句提起後文蓋指董劉

等書卽五行志所本也

其事也如江璧傳於鄭客

一作谷誤

遠應始

皇臥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樞白髮元后之祥桂

樹

一作梓柱

黃雀新都之讖舉夫一二良有可稱

釋

欲奪之先

予之是開筆

至於蜚蜮蝮螽震食崩坼隕霜雨雪大水無

冰其所證明實皆迂闊

釋

數語急轉是正奪之

故當春秋之世

其在於魯也如有旱雩舛候螟螽傷苗之屬是時或

秦人歸襪或毛伯賜命或滕邾入朝或晉楚來聘皆

持此恒事應彼咎徵昊或作穹垂謫厥罰安在探蹟

索隱其可略諸

此以咎徵無應證明所奪之指其可略諸者不必附會深求也

且

史之記載難以周悉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

書滿百篇號爲繁富作者猶廣之以拾遺加之以語

錄况彼春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國

盡書而經傳集解

杜預注本

卷才三十則知其言

言一無所

略蓋亦多矣而漢代儒者羅災眚於二百年外討符

會於三十卷中安知事有不應於人應而人

舊作失

其事何得苟有變而必知其兆者哉

借劉宋近書與左相衡見

狹者錄而闕者簡舒向輩執簡本以窮天變考證於

舉五下括條摘致統折若乃採前文而改易其說謂王

札子之作亂在彼成年

原注春秋成公元年二月無

殺召伯毛伯案今春秋經札子殺毛伯事在宣夏徵

舒之構逆當夫昭代原注春秋昭公九年陳災董仲舒以為楚嚴王為陳討夏徵舒

因滅陳陳之臣子毒恨故致火災案楚嚴王之滅陳

在宣十一年如昭九年所滅者乃楚靈王時且莊王

靈王恭王立恭王卒康王立康之上亦見五夾行雜駁楚

嚴作霸荆國始僭稱王原注春秋房桓公三年日有食

稱王兼地千里案自武王始僭號歷文成穆三王始

至於嚴然則楚之稱王已四世矣何得言嚴始稱哉

又魯桓蕤後世歷嚴閔釐文宣凡五君而下楚嚴作霸

安有桓三年日食而應之邪○在志下亦見五行

雜高宗諒陰亳都實生桑穀原注書序曰伊陟相太

既獲顯榮怠於政事而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案之

太戊崩其後嗣有仲丁河壺甲祖乙盤庚凡歷五世

始至武丁即高宗是也桑穀自太戊時生非高宗事

序曰舊作尚書脫序字○今照志改書

晉悼臨國六卿

專政以君事臣原注董仲舒以為成公十七年六月

也晉厲公誅四大夫專晉國君還事之案春秋成公

夫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案春秋成公

行雜駁但此一朔日食作昭是六月注○成公誤下注而見五

厲事本不在成世不在昭世誤實入誤矣留至案中所糾
糾月舛不糾占舛則更因誤入誤矣留至案中所糾
詳之魯僖末年三桓世官殺嫡立庶原注春秋董公三

霜不殺草劉向以爲是時公也遂專權二十九年十月
向又曰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也又董公二十九年十月
大至雨雹劉向以爲董公末年信公不悟遂專權自恣

二於殺君故陰齊陽之象見董公不悟遂專權自恣
時也遂即東門襄仲赤文公太子即惡也○在志中
下斯皆不憑章句直取胸懷或以前爲後以虛爲實

移的就箭曲取相諧掩耳盜鐘自云無覺詎知後生
可畏來者難誣者邪釋此段駁其又品藻羣流題目

庶類謂莒爲大國菽爲強草鶯著青一作色疑脫四字
負鑿非中國之虫原注春秋嚴公二十九有非中

國所生不獨出南既入淫於兩叔故至案負鑿中
取齊淫女爲夫入既入淫於兩叔故至案負鑿中

越○在志中下南既入淫於兩叔故至案負鑿中
來巢不劉向以爲夷狄之鳥原注春秋昭公

有唯不踰濟水耳事見周官在志中下皆如斯詭妄

史通通釋卷三書志

不可殫論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銓擇因以五行編

而爲志不亦惑乎

釋

此段駁其狀物不實

且每有敘一災推一

怪董京之說前後相反向歆之解父子不同

原注桓公三年

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魯宋殺君易許田劉歆

以爲晉曲沃莊伯殺晉侯京房以爲後楚嚴稱王兼

地千里也又嚴公七年夜中星隕如雨劉向以爲夜

中者卽中國也劉歆以爲晝象中國夜象夷狄劉向

又以爲城生南越劉歆以爲盛暑城所生非自越來

也○按桓公三年一條舊本在董京相反之下今詳

條內亦有向歆不同之語故移而并之○又按劉向遂

又以之上有當有嚴公十七年秋有城八字今補此

乃雙載其文兩存厥理言無準的事益煩費豈所謂

撮其機要收彼菁華者哉

此段駁其占論歧迂○統上三段皆是正斥五

行志之不足泥自漢中興已還迄於宋齊其間司馬彪

臧榮緒晉書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相承載筆競志五行雖

未能盡善而大較多實何者如彪之徒皆自以名慙

漢儒才劣班史凡所辯論務守常途旣動遵繩墨故

理絕河漢兼以古書從略求徵應者難該近史尙繁

考祥符者易洽此昔人所以言有乖越後進所以事

反一作譌精審也此後史之志五行差少穿鑿也然則天

道遼遠裨竈焉知日蝕不常文伯所對至如梓慎之

占星象趙達之明風角單颺識魏祚於黃龍董養徵

晉亂於蒼鳥一作鷲斯皆肇彰先覺取驗將來言必有

中語無虛發苟誌之竹帛其誰曰不然若乃前事已

往後來追證課彼虛說成此游詞多見其老生常談

徒煩翰墨者矣此節數人皆非作史者蓋以前事

是以寬為甚之詞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君子於其

所不知蓋闕如也又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

知或作也嗚呼世之作者其鑒之哉談何容易駟不

及舌無爲強著一書

一作言

受嗤千載也

釋

作誠辭結

按此條抽論班志五行也漢自廣川董氏湛深經術頗雜緯書伏勝更生後起應和率取春秋洪範影附黏連其流益蕃矣世祖中興喜徵符讖孟堅撰史特志五行亦會逢其適歟其文博而奧其說臆而膠蓋史部之奇文而經學之死句也劉論明通與歐史司天合契可作外篇錯誤題辭。杜岐公通典無二文五行門遼史不志天文

麟鬪鯨死

二語見淮南子天文訓

河變

拾遺記丹丘千年一清

山崩

左傳成五年梁山崩絳人曰山有朽壤而崩

大歲在酉四句

馬總意林袁雅正書曰太歲在酉乞漿得酒太歲在巳販妻鬻子知

災有自然之理

周王決疑

說苑權謀篇武王伐紂至於其有妖之

王曰不利禱其利獨以擊者精也按之已武王順天

公世家書秦誓正義引之云周本紀太公曰枯

宋皇誓衆宋武紀上沈公征盧循公至左里曰往所執麾

舟之戰旂竿亦折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軍躬走

梟止涼營晉前涼張軌傳重華以謝艾為中堅將

者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六博得之

鵬集賈舍漢書賈誼為長沙傅三年有鵬飛入後

歲誼徵之帝思誼徵之

江璧漢五行志中上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鄭

下持璧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

柳植荀悅漢紀昭帝元鳳三年上林苑中枯柳已

當立符節令駐弘以上書言當有匹庶與坐妖言誅

門樞白髮

漢五國行志下上哀帝建平四年京師王

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視門

樞下當有白髮杜郭曰外家丁傅者並侍帷指象

乃以覺聖朝一曰此美

樹成帝時謠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

爲人所憐郭茂倩注桂赤色漢

春秋恒事應咎徵

秦人歸滕朝在魯者五邾七晉聘

魯十一楚三皆所謂極

宋氏百篇

沈約宋書

拾遺語錄

隋志宋拾遺十卷梁少府卿謝綽撰鄭

移的盜鐘

移的句未詳所本淮南說山范氏之敗

之遽掩其耳憎人聞之

後生可畏二句

見魏文帝

裨竈

左傳昭十七有星孛於大辰鄭裨竈曰宋衛

子產弗與十一年夏宋衛陳鄭人皆火裨竈曰不用
道遂不與亦不復火

文伯

左傳昭七年夏四月日有食之士文伯曰魯衛

八月

食從矣衛襄公卒十一月始異終何可晉侯曰日

梓慎

左傳昭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申須

火出而章必火

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伏周為五月也久矣得天若火

在宋

其四國當乎之

趙達

吳志趙達河南人常笑諸星氣風術者曰當此

運算

術微妙頭乘尾除常笑諸星氣風術者曰當此

單颺

後漢方術傳單颺字武宣善明曰其國當有

王者

興不及五十年龍當復見魏郡人殷登密記

董養

晉隱逸傳董養字仲道到洛下楊后廢因游

亂作矣

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數曰昔周時盟狄

泉地也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乃
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哀江南賦出秋泉之蒼
鳥

或以爲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可有一作廣聞

見難爲刪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成舊譌作

二字行草書自可觸類而長於何不錄又有要於此

者今可得而言焉借前二項衍出後二項夫圓首

方足趾一作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兒古貌貴賤彰於

骨法生人之所欲知也四支六府痾瘵所纏苟詳其

孔穴則砭灼無誤此養生之尤急也且身名並列謂身

謂天象親疎自明豈可近昧形骸而遠求辰象既天

文有志何不爲人形志乎因天衍入是一項然技

茫茫九州言語各異大漢依班史輶軒之使譯導而

通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廣被且事當炎運

尤相關涉爾雅釋物非無往例既藝文有志何不爲

方言志乎

釋因文衍言是一項然鄙語豈反重於經籍乎

但班固綴孫卿

之詞以序刑法探孟軻之語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

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略因人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許

負相經揚雄方言並當時所重見傳流俗若加以二

志幸有其書何獨舍諸深所未曉

釋此節是輕綽之文蓋言彼二項

當志則此二項亦可志矣歷觀衆史諸志列名或前略而後詳或

古無而今有雖遞補所闕各自以爲工權而論之皆

未得其最

釋此節乃綴落前文轉入下文謂前三項或云日增日多實皆不必也唯下三項或

可酌補耳蓋可以爲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

氏族志三曰方物志

釋三項提綱

何者京邑翼翼四方是

則千門萬戶

長安

兆庶仰其威神虎踞龍蟠建帝王表

其尊極兼復土堦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

窮奢者由其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誠世其善可以勸

後者也且宮闕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爲後王取則

故齊府齊高肇建誦魏都以立宮代國元魏初初遷寫

吳京而樹闕故知經始之義卜揆之功經百王而不

易無一日而可廢也至如一作兩漢之都咸洛咸陽洛陽

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滏都隋氏二世分

置兩都此並規模宏遠名號非一凡爲國史者宜各

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此節議補都邑志與輿服類列金石草

木縞紵絲枲之流鳥獸蟲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蠻

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託於王

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左宣列狀四荒之經山海觀

之者擅其博聞學此二字一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

拓境無國不賓則有筇竹傳節錡醬流味大宛獻一作

輸其善馬條支致其巨雀爰及魏晉迄於周隋咸亦

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計吏奇名顯於職方

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於食貨之首

釋

此節議補

方物志與食貨類列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絕

能言吾祖郟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諂於

姬后故周撰世本式辨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逮

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於

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爲宅世胄相承

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揚越代氏南遷革夷從

夏於是中朝江左一作右南北混淆華壤邊民虜漢相

雜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南兼陳氏山東東并高齊人物殷

湊其間高門素一作貴族非復一家郡正州曹舊作都世

掌其任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氏族志列於百官之下

釋此節讓補氏族志與百官類列蓋自都邑以降氏族而往實為志

者所宜先而諸史竟無其錄如休文宋籍廣以符瑞

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為務曾何足云惟此

數條粗加商略得失利害從可知矣庶夫後來作者

擇其善而行之釋此總結三項之當補另條非本

都邑氏族方物宜各纂續一作次以志名篇夫史之有

志多憑舊說苟世無其錄則闕而不編此都邑之流

所以不果列志也釋此總上三項設問見考證之難對曰案帝王建

國本無恒所作者記事亦在相時遠則漢有三輔典

近則隋有東都記並記於南則有宋南徐州記晉

宮闕名朝於北則有洛陽伽藍記鄴都故事朝北

蓋都邑之事盡在是矣釋答言都邑有考譜牒之作盛於中

古漢有趙岐三輔決錄晉有摯虞族姓舊作記統世

族江左有兩王百家譜記南中原有方司殿疑當格

記北蓋氏族之事盡在是矣答言氏自沈瑩著臨

海水土周處撰陽羨風土舊作土風○二厥類衆夥

諒非一族是以地理爲書陸澄集而難盡水經加注

鄺元編而不窮續括蓋方物之事盡在是矣答言

考有凡此諸書代不乏作必聚而爲志奚患無文譬夫

涉海求魚登山採木至於鱗介脩短柯條巨細蓋在

擇之而已苟爲魚人匠者何慮山海之貧罄哉答言

有考則取材不難但當擇而用之耳

按此爲篇後餘論人形方言二項是設辭特假設

以決天文藝文之當除耳四者相衡洪纖雅俗學

究能辨之知幾顧爲此戲論乎其後三說乃是商

語然嘗攷之都邑則略具於地理非同輿服之無

附方物則雜出於外域豈比食貨之有經至如氏

族一門自是魏晉相沿四姓尚官之習而任子積

輕後世尤不可通行獨魏書官氏志兼及氏族知幾議論大率

偏於枯尅不圖此處忽生葛藤。所言雖不行於

史家然後來漁仲貴與諸人已被他虺動癢處

爾雅釋物按爾雅無釋物篇卽謂釋草釋木釋蟲魚鳥獸等篇也

綴孫卿探孟軻此四句宋書志序之文

劉向洪範王訓故漢書云劉向集上古以來歷春

事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

七略漢藝文志成帝時劉向校諸書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奏之向卒歆卒父業於是總而

略其七略故有輯略六藝略諸子

許負相經舊注孔衍漢春秋許負溫縣婦人裴松

人如劉孝標藝文類序相術篇陶

弘景劉孝標藝文類序相術篇陶

揚雄方言

讀書志方言十三卷雄齊油素問上計

絕代語釋

齊頌魏都

北齊文宣紀天保九年營三臺於鄴下

帝曰金鳳金獸曰聖應冰井曰崇光

代寫吳京

後魏孝文紀太和十七年幸洛陽定遷

傳齊武帝時魏使蔣少游至宮樣少游景圖畫而

王會

逸周書序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

邛竹

並法厥後作王會同各

簪

漢書西域二傳及

邲子

左傳昭十七年邲子何朝也邲子問焉

知我高祖少學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

籍談

左傳昭十五年晉荀躒如周籍談爲介王曰諸

曰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拜戎不暇

第也其反無分乎且昔而高祖孫伯鸞司晉之董

籍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

史女司典之也何故志之籍談不能對

世本後漢班彪傳唐虞三代世有史官以司典籍

夫號曰世本一十有五篇

三閭王逸離騷注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

符瑞釋老沈約宋書志四十卷魏收魏書志五行志之前有

老曰釋志以原序其譜屬

漢三輔典按隋唐二志俱無三輔典之名疑即所謂

載皆都城宮苑碑廟明堂宗廟郊社庫廡橋陵之屬與所引正合

隋東都記隋唐二志皆不載通志略載有東都

宋南徐州記唐志地理類山謙

晉宮闕名唐二志亦不載

洛陽伽藍記

讀書志記

三卷元魏羊多造撰魏遷

舍其私第爲之故僧舍多爲天下長街之載其本

未及事跡甚備

書錄解題以爾朱之亂城廓丘墟

鄴都故事

無考黃補注唐志有馬溫鄴都故事二

云

三輔決錄

後漢趙岐傳岐字邵初名嘉字臺

州地世世徙公卿更二千石及高貴者以陪諸陵

越勢進權余嘗夢黃髮之士玄名行其俗失則

武至矣斯謂之決錄矣

摯虞族姓

晉書摯虞傳虞字仲洽太子舍人能以漢

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

兩王譜

隋志譜三十卷系類百家譜集鈔十五卷王儉撰百家

撰

方司選格

唐志魏太和時詔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

魏志魏太和時詔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

族次第為舉選格名曰方司格

臨海水土

唐志按地

地理類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

里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摩山青石以皆鬯髮穿耳

陽羨風土

晉書周處傳處字子隱陽羨人少孤馳

為也曰南山白額獸長橋下水蛟并子為三處曰孤何

能除之乃入山殺猛獸投水殺蛟而入吳尋二陸

風土記并撰集吳書隋志風土記三卷

及

地里書

南齊陸澄傳澄字彥深王儉戲之曰陸公

海經百四十九卷

錄十一卷陸澄後乃出隋志地里書

水經注

讀後魏鄴道元歷覽奇書注水經魏書本

御道中尉關右大使人

史通通釋卷四

孫 淮音德星

南杼秋浦起龍二田釋 同邑許卓然修來參釋

姪孫 驥房表

內篇

論贊

第九○論謂篇末論辭贊謂論後韻語

春秋左氏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記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贊舊作荀悅

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

盛曰述揚雄曰譔句未的劉昫曰奏袁宏裴子野自

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玄晏先生史官所撰

通稱史臣其名萬殊其義一揆必取便於時者則摠

歸論贊

舊譌作著焉

一

脫贊字無焉字

釋

首撮史傳之論贊

夫論

者

三失此

釋

此下先言史論

所以辯疑惑釋凝滯若愚智共

了固無俟商權

作或論

明君子曰者其義實在於斯

謂非每傳

皆司馬遷始

作或論

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必理有非要

則強生其文史論之煩實萌於此

篇必有論自史記始

夫擬春

秋成史持論尤

當從猶義

宜闕略其有本無疑事輒設論

以裁之此皆私狗筆端苟銜文彩嘉辭美句寄諸簡

冊豈知史書之大體載削之指歸者哉

釋

此推史論成例始自

史記非理所必備也

必尋其得失考其異同子長淡泊

一作薄

無

味承祚

儒一作

緩不切賢才間出隔世同科孟堅辭

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奕奕

良可詠也仲豫

荀悅

義理雖長失在繁富自茲以降

流宕忘返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誇

其儷事必擇其善者則干寶范曄裴子野是其最也

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

此就樂儷中所取如孫

安國都無足採習鑿齒時有可觀若袁彥伯

字宏之務

飾立言謝靈運之虛張高論玉卮無當曾何足云王

邵志在簡直言兼鄙野苟得其理遂忘其文觀過知

仁

一作人斯之謂矣大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

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爲史籍

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矣

此

就諸論品其高下大意

謂宜尚典實無取浮靡史之有論也蓋欲事無重出

所謂補傳

文省

舊作下同

可知

謂單詞

如太史公曰觀張

良貌如美婦人

舊有耳字

項羽重瞳豈舜苗裔此則別加

他語以補書中所謂事無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贊曰

石建之浣衣

此句舊作萬石君

君子非之楊王孫裸

葬賢於秦始皇遠矣此則片言如約而諸義甚備所

謂文省可知者

舊脫者字

也

釋事無重出

文省可知是及

乘準的在此

及

後來贊語之作多錄紀傳之言其有所異唯加文飾

而已至於甚者則天子操行具諸紀末繼以論曰接

武前修紀論不殊徒爲再列

釋

此翻轉言失之複與支者後史大率然也

○上言論下言贊此處分截

馬遷自

自一字無

序傳後歷寫諸篇各敘

其意

在自序之後文仍散體

既而班固變爲詩體號之曰述敘

傳之後文皆四言

范曄改彼述名呼之以贊尋述贊爲例篇

有一章

分綴自此始

事多者則約之

一字下有同

使少理寡作

小者則張之令大名實多爽詳略不同且欲觀人之

善惡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也

一字無

釋

此節遞到史贊亦是發議

然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閱

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

離斷絕失次而後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蕭顯子李藥南

百南

北齊

舊脫齊字

史大唐新修晉史皆依范書誤本篇終有

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而嗣論以贊爲贖彌甚亦

猶文士製碑序終而續以銘曰釋氏演法義盡而宣

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難以議夫簡要者矣

釋

此節摘諸史之

加贊者言之論而又贊尤非史家貴潔之體也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

班固之深排賈誼范曄之虛美隗囂陳壽謂諸葛不

逮管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

其倫必備加擊難則五車難盡故略陳梗概一言以

蔽之

釋

更以議論乖違者作收局

按是篇不分編年紀傳仍是紀傳爲多論贊二字

截講其於論也辭嚴而不擯於論後之贊則辭決

而加絕自是唐後諸史有論無贊皆陰奉其誠可

知劉說之當理也。子長淡泊無味蓋對限篇書

論非要強文爲言觀事無重出文省可知八字三
昧仍首馬次班也。又因此知紀傳跋尾當各史
論不當云贊贊銘類也韻體也人以扶風史論皆
作贊曰遂因之必也正名宜與讀此。元史紀傳
不綴論贊其凡例述勅旨云據事具文善惡自見
也

謝承

吳志妃嬪傳吳主權謝夫人弟也隋經籍志後漢書一百三十卷無帝紀吳武陵太守謝

撰承

揚雄

法言其目云撰學行撰吾子撰修身撰問道撰問神撰問明撰寡見撰五百撰先知撰重

黎撰

淵騫撰君子撰孝至按撰自第一至第十其上皆有四言序然非論贊體也華陽國志則以

撰曰

爲論贊揚雄當作常璩

劉昞

北史劉昞明燉煌人涼武昭王徵爲儒林祭酒著三史略記八十四卷燉煌實錄二十卷

按

延明昞字也北史諱唐嫌名以字行

袁宏

撰後漢紀詳見外篇正史篇

列其所號

晉書皇甫謐傳謐字士安安定人沈靜寡慾自號

高士逸士

葛洪傳洪字稚川容重於世學其

號葛仙公

洪曰非欲其法干寶薦洪領著作洪固辭

求焉句漏令

曰非欲其法干寶薦洪領著作洪固辭

因以名書所著

神仙良吏集異等

傳金匱肘後方

神章富於班馬

臧榮緒

撰晉書詳見外篇正史篇

孫安國

晉書孫盛傳盛字安國太原人十歲避難

監著魏氏春秋

晉陽秋是知凡曰陽秋郡志晉簡文鄭

習鑿齒

晉書鑿齒字彥威為榮陽太守在郡著漢

時蜀以宗室為正

魏難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

禪受以明天

心不可蜀後主諱謂受漢禪也繼

謝靈運

宋書靈運性奢華世稱謝康樂太祖登祚

竟不就

玉卮無當

可以非外儲右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不

唐修晉書皆詞人

士好探碎事競為綺豔詳正史

篇晉史節

浣衣裸葬

漢侍者萬石傳建老白首謁親入子舍竊

至石建之滌衣周仁為垢汗君于譏反吾真必無

傳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贏葬目反吾真必無

班掛賈誼

漢書本傳贊欲改定制度以漢為土德

表以繫單于其術固以疏矣

范美隗囂

後漢書本傳論西伯豈多嗤乎贊公孫習吏

隗王得士

壽謂諸葛

蜀志本傳贊評曰諸葛亮之亞匹矣然連

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

收稱爾朱

魏書爾朱榮傳史臣曰苟非榮之克夷

平已茂乎向使榮無堅忍之失修德義之風則韓彭

且伊霍夫何足數北史魏收傳收以高氏出自爾朱

其且納榮子金故減

非其惡而增其善

序例第十

孔安國有云序者所以敘一作作者之意也竊以書

列典謨詩含比興若不先敘其意難以曲得其情故

每篇有序數暢厥義詩即書序降逮史漢以記事為宗

至於表志雜傳亦時復立序文兼史體狀若子書然

可與誥誓相參風雅齊列矣首言序之為道主於

猶存經序之遺迨華嶠後漢多同班氏如劉平江革等傳其

序先言孝道次述一作毛義養親此則前漢王貢傳

體其篇以四皓為始也嶠言辭簡質敘致溫雅味其

宗旨亦孟堅之亞歟班後節取一篇爰洎范曄始

革其流遺棄史才矜銜文彩後來所作他皆若斯於

是遷固之道忽諸微婉之風替矣

釋

此言錄編是尚自范而開若

乃后妃列女文苑儒林凡此之流范氏莫不列序夫

前史所有而我書獨無世之作者以爲恥愧故上自

晉宋下及陳隋每書必序課成其數蓋爲史之道以

古傳今古既有之今何爲者濫觴肇迹容或可觀累

屋重架無乃太甚譬夫

一作如

方朔始爲客難續以賓

戲

班固作

解嘲

揚雄作

枚乘首唱七發加以七章七辯音

辭雖異旨趣皆同此乃讀者所厭聞老生之恒說也

釋

此言後史宗范爲課相習成套數見無奇矣○已上止就篇序言

夫史之有例猶

國之有法國

字一有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是

非莫準

釋

此下言史例

昔夫子修經始發凡例左氏立傳

顯其區域科條一辨彪炳可觀降及戰國迄乎有晉

年踰五百史不乏才雖其體屢變而斯文終絕

釋

此言

例之爲體唯令升字干寶先覺遠述正明重立凡例勒

成晉紀鄧粲孫盛已下遂一作躡其蹤史例中興於

斯爲盛若沈宋沈約之志序蕭齊子顯之序錄雖皆

以序爲名其實例也此言例之爲體必定其臧否徵

其善惡干寶范曄理切而多功鄧粲道鸞詞煩而寡

要子顯雖文傷蹇躓而義甚優長斯一二家皆序例

之美者數語括一時各見之短夫事不師古匪說

攸聞苟模楷曩賢理非可諱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

貪天之功以爲己力異夫范依叔一作駿班習

子長攘袂公行不豈不陷穿窬之罪也至魏收竟

能風斯蓋凡例既立當與紀傳相符此下乃按案

皇唐書非朝晉書例云凡天子廟號唯書於卷末依檢

孝武崩後竟不言廟曰烈宗文不準又案百藥齊

史通通釋卷四序例六中華書局聚

書例云人有本字行者今並書其名依檢如高慎斛

律光之徒多所仍舊謂之仲密明月釋文不準此並

非言之難行之難也釋東二句又及一作晉齊史例皆云

坤道卑柔中宮不可爲紀今一作編同列傳以戒牝

雞之晨竊惟錄皇后者既爲傳體自不可加以紀名

二史之以后爲傳雖云允愜而解釋非理成其偶中

所謂畫蛇而加足反失杯中之酒也釋此又指出例

謂后從帝年故不稱紀序乃至於題目失據褒貶多

違斯並散在諸篇此可得而略矣

按此所謂序皆篇序非摠序其所謂例則兼序中

附出之例及摠立發凡之例大指謂序貴簡質例

貴嚴明也中間雖帶引左氏其實皆言紀傳家。

後幅皇后一條當從前卷本紀列傳兩篇入解不

爾不明

劉江王貢

江貢見後漢書其華止舉傳首劉王客不及

拜諫議大夫

前漢書貢禹字翁伯巨野人初中

潔行著聞

徵為博士後為御史大夫數言得

失按劉江

傳篇敘注云以上並華嬌之詞得

濫觴

家語三觴可以盛酒言其微也按濫觴謂始出

多之微後人

誤用

七

文選而發注猶楚辭七諫之流依張衡七雕龍自

枝附影從

十有餘家又文苑英華有七說左思七賦

疑獨舉諸名而獨無

七章俟考又按崔瑗傳名七

夫子修經凡例

左傳成十四春秋之稱微而顯志

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杜

鄧粲

晉書本傳鄧粲長沙人以高潔著名著元明

帝明

道鸞

南史文學檀超傳超叔父道鸞字萬安國子博士永嘉太守撰續晉陽秋

不言烈宗

晉書孝武紀太元二十年時張貴人有龍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慶矣

貴人潘怒向夕帝醉遂暴崩按紀末缺書廟號通鑑題烈宗孝武皇帝

仲密明月

仲密高慎附見兄高乾傳中斛律光在齊書字其書字處間於他傳有之無甚不

父斛律金傳後二人皆無以字行之文傳內亦不似史通

畫蛇

戰國策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乃

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足未成一

人奪其卮曰蛇固無足遂飲其酒

題目

第十一書統名一題謂篇帙諸名

上古之書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書

檮杌志

如志曰喪祭乘首言古自成其古名自漢

已下其流漸繁大抵史名多以書記紀略為主後生

祖述各從所好沿革相因循環遞習蓋區域有限莫

踰於此焉

言書記略四者是爲後史正名

至孫盛有魏氏春秋

孔衍有漢魏

一誤脫魏字

尚書陳壽王邵曰志何之元

劉璠曰典此又好奇馱俗習舊捐新雖得稽古之宜

未達從時之義

擬古求異皆可不

羅列名目得失並舉

權而論

之其編年月

日一字多

者謂之紀

荀袁漢之類

列紀或作傳者

謂之書

前後漢書之類

取順於時斯爲最也夫名以定體爲

實之賓苟失其途有乖至理案呂陸二氏

陸賈不章各

著一書唯次篇章不繫時月此乃子書雜記而皆號

曰春秋魚豢姚察著魏梁二史巨細畢載蕪累甚多

而俱勝之以略考名責實奚其爽

一作

歟

此總上言二體

唯荀班所名爲正餘皆強名而失其實者○自五代而後紀傳總名爲史編年則本名長編錫名通鑑就

中又類綱目矣此若乃史傳雜篇區分類聚隨事立號

諒無恒規

釋

此下析言如馬遷撰皇后傳而以外戚

命章案外戚憑皇后以得名猶宗室因天子而顯稱

若編皇后而曰外戚傳則書天子而曰宗室紀可乎

釋

史遷篇題之失有然

班固撰人表以古今爲目尋其所載也

皆自秦而往非漢之事古誠有之今則安在

釋

班史篇題

不可更

標書號改書爲志義在互文而何氏中興

爲記此則貴於革舊未見其能取新

釋

何法盛改易

謂

夫戰爭方殷雄雌未決則有不奉正朔自相君長

必國史爲傳宜別立科條至如陳項諸雄寄編

一篇

漢籍董袁羣賊附列魏志旣同臣子之例孰辨彼此

之殊唯東觀以平林下江諸人列爲載記顧

一作後

來作者莫之遵効逮新晉

晉書唐初新晉始

以十六國

主持

一作特

載記表名可謂擇善而行巧於師古者矣

釋

此言非國朝臣當從新晉書用東觀載記之例

觀夫舊史列傳題卷靡恒

文少者則具出姓名若司馬相如東方朔是也字煩

者唯書姓氏若毋將蓋陳衛諸葛傳是也必人多而

姓同者則結定其數若二袁四張二公孫傳是也如

此標格足爲詳審

釋

此言列傳人少人多題可隨之詳略引起下文至范曄

舉例始全錄姓名歷短行於卷中叢細字於標外其

子孫附出者注於祖先之下乃類俗之文案孔目藥

草經方煩碎之至孰過於此竊

一作切

以周易六爻義

存象內春秋萬國事具傳中讀者研尋篇終自曉何

必開帙解帶便令昭然滿目也

釋

范史則務盡其詳矣自茲已

降多師蔚宗魏收因之則又甚矣其有魏世隣國編

於魏史者於其人姓名之上又列之以邦域申之以

職官至如江東帝主

王舊譌

則云僭晉司馬叡島夷劉

裕河西酋長則云私署

置一譌

涼州牧張寶私署涼王

李暉

並見魏書目錄

此皆篇中所具又於卷首具列必如收

意使其撰兩漢書三國志題諸盜賊傳亦當云僭西

楚霸王

二脫此

項羽僞寧朔王隗囂自餘陳涉張步

劉璋袁術其位號皆一

一別作

具言無所不盡者

無

者字也

魏收更誇己斥隣多綴名目尤可嗤也

蓋法令滋章古人所慎

若苑魏之裁篇目可謂滋章之甚者乎苟忘彼大體

好茲小數難與議夫婉而成章一字以爲褒貶者矣

釋

自觀夫舊史列傳至此通爲一大節以此數語總結之

按此亦截講格前論統名兼二體言後論篇帙題

名專主紀傳體言就中列傳名類煩多分條抽論

尤所加意。假號不臣都歸載記史通殊有理據

但陳項輩流於勝國爲寇於興代則非擬諸劉石
未便同科况載記例載卷終而羣雄先事發難爲
我駟除列之傳首於分非越故李密王世充韓林
兒徐壽輝等唐書明史並襲蘭臺不宗東觀也讀
者於此宜審從違又柳州有言每讀古人一傳數
紙已後再三申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鈍器正多
患此題目加詳宜勿深責也自餘皆定判矣。此
上八篇大抵多就紀傳體抽論可以都爲一帙。
後有序傳篇在第九卷方以類聚亦應移置於此
何之元劉璠何之元撰梁典見左傳家周書劉璠
字寶義世宗初掌繪誥著梁典三十

卷

魚豢

外篇正史篇魏時京兆魚豢私撰魏略事止
明帝唐志雜史類魚豢魏略五十卷按三國

魏志
無傳

姚察

陳書察字伯審有至性領著作撰梁陳史未

進上有

所關者臨亡之時以體例誠約子思廉博

訪續撰

按史無梁略之名而劉氏云爾定是察葉

外戚命章

按史記之立外戚世家其中所載實皆

屬反別立傳不以外戚名篇最尤為非體班史因之

易名外戚列傳置在臣傳之後

加并糾班失之語

平林下江

後漢劉玄傳王莽末新市人王匡等從之

藏於綠林中地皇三年大疫分散常丹西北入南陽

號新市兵平林兵陳牧廖湛

斷限 第十二

夫書之立約其來尚矣如尼父之定虞書也以舜為

始而云粵若稽古帝堯立明之傳魯史也以隱為先

而云惠公元妃孟子此皆正其疆里開其首端因有

沿革遂相交耳事勢當然非爲濫軼也

釋篇首標義言代有定

限但交關處須相涉耳

過此已往可謂狂簡不知所裁者焉

釋

二句轉局夫又

一作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若漢書之立

表志

班傳除沿襲史記二三篇外皆無越限故單言表志

其殆侵官離局

或作局

者乎

釋提出漢書斷限不清來

考其濫觴所出起於

司馬氏案馬記以史制各班書持漢標目史記者載

數千年之事無所不容漢書者紀十二帝之時有限

斯極固旣分遷之記判其去取紀傳所存唯留漢日

或作目非

表志所錄乃盡犧年舉一反三豈宜

或作不誤若是

膠柱調瑟不亦謬歟

釋東班書引後史

但固之踳駁旣往不

諫而後之作者咸習其迷途

一作

宋史則上括魏朝

曹魏

隋書則仰苞梁代求其所書之事得十一於千百一

成其例莫之敢移永言其理可爲歎息

釋此言宋隋二志越限

之非雖所侵無幾而劍已不精矣○當與正史篇互

參此議彼敘此論限彼原史也而彼篇舉隋不舉宋

史此無缺當魏武乘時撥亂電掃羣雄鋒鏑之一無

下同所交網羅之所及者蓋唯二袁劉表呂而已若作

至舊論進鳩行弑燃臍就戮總關王室漢謂不涉霸圖

曹而陳壽國志引居傳首夫漢之字下有同董卓猶秦

之趙高昔車令府中車之誅既不列於漢史何太師卓

師太師之斃遂獨刊於魏書乎兼復臧洪陶謙劉虞孫

公瓚生於季末自相吞噬其於曹氏也非唯理異犬

牙固亦事同風馬漢典所具而魏冊仍編豈非流宕

志歸迷而不悟者也釋此下就紀傳言董臧諸人魏

也限者亦有一代之史上下相交若已見宅記則無宜

重述故子嬰降沛其詳取驗於秦紀伯符孫策死漢

其事斷入於吳書沈錄金行上羈劉主魏刊水運下

列高王唯蜀與齊各有國史越次而載孰曰攸宜

釋

此指沈約魏收二書言晉連蜀漢魏速高齊猶漢之前嬰後策耳約書無攷如收之推陸獻武似作齊紀者然雖不別立篇目

自五胡稱制四海殊宅江左既

承正朔斥彼魏胡兼一作朝非胡也故氏羌有錄索虜成

傳魏本出於雜種竊亦自號真君魏太平真君其史黨

附本朝思欲凌駕一作前作遂乃南籠典午傳收北

吞諸僞匈奴羯徒比於羣盜盡入傳中但當有晉元

明二帝之時中原秦氏符趙匈奴之代並在元氏膜拜

稽首自同臣妾其時而反列之於傳何厚顏之甚邪

又張寔李雄諸姓據有涼蜀其於魏也校年則前後

不接論地則參商有殊何預魏氏而橫加編載痛此

斥魏書越載東晉及十六國也夫尚書者七經之冠

冕百氏之襟袖凡學者必先精此書次覽羣籍譬夫

行不由徑

作路字訓

非所聞焉修國史者若旁採異聞用

成博物斯則可矣如班書地理志首

舊有遂字

全寫禹貢

一篇降爲後書持續前史蓋以水濟水床上施床徒

有其煩竟無其用豈非惑乎昔春秋諸國賦詩見意

左氏所載唯錄

舊有章名

如地理爲書論自古風俗

至於夏世宜云禹貢已詳何必重述古文益其辭費

也

複駁漢志地理全寫禹貢此更溢出斷限外矣故推類列後

若夷狄本系

四字

截句非舊作係

種落所興北貊起自淳維南蠻出於槃

亦作盤

瓠高句麗以鯢橋獲濟吐谷渾因馬鬪徙居諸如此

說

一多字

求之歷代何書不有而作之

之一字

者曾不知

前撰已著

而一字

後修宜輟遂乃百世相傳一字無改

蓋駢指在手不加力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

尺爲史之體有若於斯苟濫引宅事豐其部帙以此

稱博異乎吾黨之一有所聞

釋此更推到外域種系久載前史者後史不知裁

限全錄舊文尤爲駢贅也

陸士衡有云雖有愛而必捐語見賦善哉

斯言可謂達作者之致矣夫能明彼斷限定其折中歷選自古唯蕭子顯近諸然必謂都無其累則吾未之一無許也

按國史紀傳爲正紀傳斷代爲正劉子頻頻提闡是其截斷衆流句故首於史記外別立漢書家此於條目後亟綴斷限篇也向者極表班書今者首糾越限向以標法式今爲辨封畛有相濟無相背也。評者云高紀不書子嬰魏書不序高歡未見其可此誤解也班書高紀顯帶子嬰劉非不見劉但謂不復爲嬰立紀耳魏收銓敘獻武崇飾其詞非所施於臣子劉氏以爲幾同齊紀無復限制耳

豈謂上下交涉處不須及之耶又有以董卓臧陶
皆非與操無因而譏劉說爲過者亦是誤解與前
評正同盧循傳不入宋黃巢傳不入梁詎曰疎脫
傳首董卓按魏志本傳居臣傳之首所敘事實無
是卓傳於魏未祖有處也宜史通訾之文
之末始有太祖乃迎天子都許之文
臧陶劉孫魏志臧陶傳洪字子源廣陵人太守張
糾合義兵辭氣慷慨紹請兵救超紹不聽超威洪超
於雍立洪徒號從袁紹請兵救超紹不聽超威洪超
丹陽人爲徐州刺史刑政失和太祖征謙謙以禮少
引軍還謙病死孫令遠字伯珪居西人除不遑
東屬國長史遷孫令遠字伯珪居西人除不遑
能禦朝議以宗正劉虞爲幽州牧遣段訓增虞鮮于
自歸瓚害虞有稍相恨望天子遣段訓增虞鮮于
督六州瓚誣袁紹又遣兵與輔合擊瓚軍事鮮于
輔等欲報瓚袁紹又遣兵與輔合擊瓚軍事鮮于
乃爲璽十重築京爲樓其上紹悉軍圍之瓚自殺
按此諸人范史自應有傳魏志但於事有闕涉處
帶及數語足矣安用傳爲

沈錄金行

梁沈約傳著晉書百一十卷隋志晉書一

百一十一卷庚鏡東晉新書七卷並亡晉五行志

白者金行馬者國族文選陸士衡宣猷堂詩云黃

暉既渝素靈承祜善注魏士德曰黃晉金

行曰素程倚說石圖曰金者晉之行也

魏刊水運魏所謂魏收魏書律歷元志以皇魏運水德

正鍾壬子北魏水之

典午蜀志譙周傳典午謂司馬也今月

膜拜穆天子禮佛交手稱南護者即此也又

校年論地甲子禮會紀晉惠帝十三年羅尚破李特

斬之子勢桓溫人蜀勢降李氏亡實穆班弟期雄第壽

聰帝之二年張軌為涼州牧卒時在州已十三年

矣子寔嗣是為前涼嗣是定第茂寔子駿駿子重

華華子耀靈靈伯父祚靈第玄觀至觀叔天錫降

於秦前涼亡實孝武之四年按張李興滅並在魏

道武未稱帝之前而魏都平城也極

行不由徑見雜說上語篇

淳維史記匈奴傳漢書匈奴傳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

槃瓠後漢南蠻傳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募得

將軍曰槃瓠也帝不令得已以槃瓠配槃瓠頭關而下乃入

南山止石室中生六男六女因自相夫妻其後

滋蔓號曰蠻夷今長沙武陵蠻是也南史蠻傳亦

云槃瓠種落路史發揮伯益經云黃帝曾孫卜爽

生白犬是為蠻祖白犬乃其子之名而應劭干寶

范曄說枝葉其說

驚橋魏書高句麗傳先祖朱蒙一卵河伯女暖處一

餘破臣謀而殺之及長字之曰朱蒙朱蒙者善射也夫

成橋得渡至紘升骨城居焉號曰高麗傳文略曰高

馬鬪魏書吐谷渾傳遼東鮮卑涉歸一名奕洛韓

至唐編外按其文亦見宋書

斷限晉書賈充傳朝廷議立晉書限斷荀勗謂宜以

晉史賈謐請從泰初爲斷事下三府議
按限斷卽斷限也二字見史傳始此

編次 第十三

昔尙書記言春秋記事以日月爲遠近年世爲前後

用使閱之者雁行魚貫皎然可尋

釋

首借編年託起紀傳言其體本

無越次可置勿論也至馬遷始錯綜成篇區分類聚班固踵武

仍加祖述於其間則有統體不一名目相違朱紫以

之混淆冠履於焉顛倒蓋可得而言者矣

釋紀傳則體列條

分編次宜求整確矣此是總挈尋子長之列傳也其所編者唯人而

已矣至於龜筴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

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筴所記全爲志體向若與八

書齊列而定以書名庶幾物得其朋同聲相應者矣

釋

一條言史記龜筴是志體宜歸書列不宜入傳列

孟堅每一姓有傳多附

出

一作附餘親作觀

其事跡尤異者則分入它部故博

陸去病昆弟非復一篇外戚元后婦姑分爲二錄至

如元王

高祖從弟交

受封於楚至孫戊而亡案其行事所

載甚寡而能獨載

疑當作成

一卷者實由向歆之助耳但

交封漢始地啓列藩向居劉末職才卿士昭穆既疎

家國又別適使分楚王子孫於高惠之世與荆

高祖從父

兄

當作趙高祖子

並編析劉向父子於元成之間與王

王吉

京

京房

共列方於諸傳不亦類乎

釋

一條言班史附向歆於楚元王傳代

不相接封不相類離立

又自古王室雖微天命未改故臺名

逃責

古通債

尚曰

一作書

周王君未繫頸且云秦國况神

璽在握火德猶存而居攝

王莽年

建年不編平紀之末

孺子主祭咸書莽傳之中遂令漢餘數歲湮沒無睹

求之正朔不亦厚誣

釋

一條言莽元宜革而班史當莽傳竟紀莽年其失甚矣當

漢氏之中興也更始升壇改元寒暑三易世祖稱臣

北面誠節不虧既而兵敗長安祚歸高邑兄亡

亡謂失位

弟及歷數相承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躋僖位先不窞夫東觀秉筆容或詔於當時後來所修理當刊革者也

[釋]

一條言後漢中興更始先建位號宜紀不宜傳

范史因仍不改蓋逐兔爭捷瞻烏靡定羣雄僭盜爲我駟除

是以史傳所分真僞有別陳勝項籍見編於高祖之

後隗囂孫孫公述不列於光武之前而陳壽蜀書首標

二牧

謂益州牧卽焉璋也

次列先主以繼焉璋豈以蜀是僞朝

遂乃不遵恒例但鵬鷄一也何大小之異哉

[釋]一條言蜀

志宜首紀先主而陳壽乃先以二牧比高光爲違例矣

春秋嗣子諒闇未踰年

而廢者既不成君故不別加篇目是以魯公十二惡視不預其流及秦之子嬰漢之昌邑咸亦因胡亥而得記附孝昭而獲聞而吳均齊春秋乃以鬱林爲紀

事不師古何滋章之甚與

釋一條言嗣代之不君者不紀吳均紀藝林可議

觀梁唐二朝撰齊隋兩史東昏

齊廢帝

猶在而遽列和

年煬帝未終而已編恭紀原其意旨豈不以和爲梁

主所立恭乃唐氏所承所以黜永元

東昏元

而尊中興

和帝元顯義寧

恭帝元

而隱大業

煬帝元

苟欲取悅當代遂

乃輕侮前朝行之一時庶叶權道播之千載寧

未一作

爲格言

釋

一條言齊隋二史阿狗與朝於前代此下未造私擁立而沒舊君紀不以實也或分

章另起非尋夫本紀所書資傳乃顯

傳一作

列表志異體不

必一誤作

相涉舊史以表志之帙介於紀傳之間降

及蔚宗肇加釐革沈魏繼作相與因循

今止魏書志編傳後范沈

二書後人

既而子顯齊書穎達隋史不依范例重遵

班法蓋擇善而行何有遠近聞義不徙是吾憂也

釋

一條言紀傳相接編閱爲便表志不妨文

後史多不然○已上分糾失宜凡八條若乃先黃

老而後六經

史記

後外戚而先夷狄

漢書

老子與韓非並

列

史記

賈誦將荀彧同編

魏志

孫弘

公孫弘

傳讚宜居武宣

舊作宣武不合

紀末宗廟迭毀枉入立成傳終

一作中並漢書

如

斯舛謬不可勝紀今略其尤甚者耳故不復一一而

詳之

釋

末復撮舉以概未盡者

按錯舉紀傳表志中離合收除諸義例比而論之

苟非大段創通卽能有此卽事分撥。鬱林固昌

邑之續蕭鸞非博陸之倫而改元易歲亦與不盈

月者有別斥之紀外論似未安若更始之於光武

其直鈞入關先王上軼重瞳建號書年下殊二牧

升傳作紀非瞽說也

其說漢已前之張平子曰更始居位光武爲其部將然後

卽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也

○陳氏書錄解題謂范曄後

漢書志借舊志注補之其後紀傳孤行至本朝孫

爽始議合之今觀蔚宗釐革之語知唐時舊本尙
自合行但附置紀傳後耳不知何時析去再觀外
篇正史篇云曄十志未成而死則此云蔚宗釐革
者祇就現行范本指其位置如此勿泥作范自手
定也陳氏說詳正史篇注。篇尾公孫立成傳議
太板

逃責

帝王世紀 赧王雖天子爲諸侯所役逼負責
於民無以得歸乃上臺避之故周人名曰逃

責

祚歸高邑

光武紀 光武進至安次諸將議上尊號行至鄴
元氏進至安次諸將議上尊號行至鄴

元氏進至安次諸將議上尊號行至鄴
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復奏受命
之符光武於是設壇場於鄴南
皇帝位建元爲建武改鄴爲高邑

躋僖

左文二年 秋大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君
于以爲失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故禹不先

鮮湯不先爽文

惡視

左文十八文公二妃教羸生宣公敬嘉嬖而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殺惡及

視而

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夫爲不道殺嬖於齊

大歸也

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嬖於齊

庶杜注

惡視之子視其母弟夫

人姜氏

惡視之母也

鬱林爲紀

南齊書紀鬱林王世祖武帝皇太孫也

軍蕭鸞

定謀使蕭鸞等領兵入

宮輿

接出西弄殺之鸞即明帝

穎達

隋史代通志略唐貞觀中詔諸臣分脩五

孫弘

傳讚按公孫弘傳讚是時漢興六十餘載盛

因歷舉

公孫董克等二十七人又云孝宣承統纂

修洪業

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下復歷舉蕭梁纂

夏侯等

二才故曰宜人武宣之中盛稱

玄成

傳終章賢傳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子玄

侯故國

榮當世焉按本傳既畢歷述諸郡國所立

太祖

宗世宗等廟罷毀詔議其文皆列侯中二

千石博

士等共議例當收載禮志中故曰枉入玄

喪服

等議正仿

稱謂 第十四

珍傲宋版印

孔子曰唯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衍一

二云二字

必也正名乎是知名之折中君子所急况復列

之篇籍傳之不朽者邪昔夫子修春秋吳楚稱王而

仍舊曰子此則褒貶之大體爲前修之楷式也釋首

聖經爲慎重名稱之證

馬遷撰史記項羽僭盜而紀之曰王此

則真僞莫分爲後來所惑者也自茲已降訛謬相因

名諱所施輕重莫等至如更始中興漢室光武所臣

雖事業不成而歷數終在班范二史皆以劉玄爲目

不其慢乎釋類舉二事皆旋起旋滅者其文從略古者二國爭盟晉楚

並稱侯伯七雄力戰齊秦俱曰帝王其間雖勝負有

殊大小不類未聞勢窮者卽爲匹庶力屈者乃成寇

賊也

一脫也字

至於近古則不然當漢氏云亡天下鼎峙

論王道則曹逆而劉順語國祚則魏促而吳長但以

地處函夏人傳正朔度長絜短魏實居多二方之於

上國或作若非方之亦猶秦繆楚莊與文襄比魏於而

並霸原注蜀昭烈主可比秦繆公吳大帝可比逮作

者之書事也乃沒吳蜀號諡呼權備姓名原注謂魚

方於魏邦懸隔頓爾懲惡勸善其義安歸此論三

之稱謂憑地勢而續以金行版蕩戎羯稱制統言各

有國家實同王者晉世臣子黨附君親嫉彼亂華比

諸羣盜此皆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懷愛憎無

以定其得失至蕭方等始存諸國名諡僭帝者皆稱

之以王此則趙猶人君武靈王加以主一作非號杞用夷

禮貶同子爵變通其理事在合宜小道可觀見於蕭

氏者矣此論晉淪中夏諸戎迭興作史者準胡服

亦非得實古者天子廟號祖有功而宗有德始自三代迄

於兩漢名實相允今古共傳降及曹氏祖名多濫必

無慙德欲加之必其唯武王謂廟號止故陳壽國志獨

呼武曰祖至於文明但稱帝而已自晉已還竊號者

非一如成舊作康非穆兩帝劉蕭二明或作梁簡文兄弟

原注兼言齊北齊武成昆季原注兼文昭也斯或承家之僻

王或亡國之庸主不諡靈繆爲幸已多猶曰祖宗孰

云其可而史臣載削曾無辨明每有所書必存廟號

何以申勸沮之義杜渝一作濫之源者乎此論祖宗二字

最爲隆號相仍嗣世古不虛尊又位乃人臣跡叅王

者如周之亶父季歷晉之仲達師昭追尊建名比諸

天子可也必若當塗魏曹所出宦官攜養帝號徒加人

望不愜故國志所錄無異匹夫應書其人直云皇之

祖考而已至如元氏

魏元起於邊

沙一作

朔其君乃一部

之會長耳道武追崇所及凡二十八君自開闢已來

未之有也而魏書序紀首卷名襲其虛號生則字下同

謂之帝死則謂之崩何異沐猴而冠腐鼠稱璞者矣

釋

此論開國追尊號諡世數有紀世類必稽無若二魏之妄而遇制者法在必斥○前節以廟號言此

言勿混號夫歷觀自古稱謂不同緣情而作本無定

準至若諸侯無諡者戰國已上謂之今王天子見黜

者漢魏已後謂之少帝周衰有共和之相楚弑舊作

有邲敖之主趙佗而曰尉佗英布而曰黥布豪傑則

平林新市寇賊則黃巾鉅鹿張角赤眉琅邪樊崇等園綺友朋

共云四皓奮建父子都稱萬石凡此諸名今本失此四字皆

出舊多於字當代史臣編錄無復張弛蓋取叶隨時不藉

稽古及後來作者一作所頗慕一作斯流亦時採新名

列務一作

成篇題

原柱音第

若王晉

王隱晉書

之十士

寒儻

沈宋

沈約宋書

之二凶索虜卽其事也唯魏收遠不師古近非

因俗自我作故無所憲章其撰魏魏一脫字書也乃以平

陽王爲出帝

魏孝武西入關依宇文故

司馬氏爲僭

晉桓劉已下

通曰島夷夫其諂齊則輕抑關右文字黨魏則深誣江

外宋身晉

愛憎出於方寸與奪由其筆端語必不經名

惟駭物昔漢世原涉大修墳墓乃開道立表署曰南

陽阡欲以繼跡京兆齊聲曹尹

一作謨

而人莫之肯從

但云原氏阡而已故知事非允當難以遵行如收之

苟立詭名不依故實雖一作難復刊諸竹帛終罕

靡一作

傳於諷誦也

此論前史雜出名稱皆本當時口語

筆之史乘正復多交若北魏之指斥

橋誣真成惡札矣

抑又聞之帝王受命歷數相承雖舊君已

沒而致敬無改豈可等之凡庶便書之以名者乎近

代文章實同兒戲有天子而稱諱者若姬滿劉莊明

帝之類是也有匹夫而不名者若步兵彭澤之類是

也史論立言理當雅正如班述班史名之敘聖卿董賢

也而曰董公惟亮范贊之言季孟魏嘉也至一脫譌去曰

隗王得士習談漢主則謂昭烈爲玄德原注晉春秋以蜀

爲正統其編目敘事皆謂蜀先主爲裴引魏室則目

文帝爲曹丕夫以淫董賢亂之臣忽總作隱其諱正

朔之后反乃一作呼其名意好奇而輒爲文逐韻而便

作原注班固哀紀述曰宛變董公惟亮天功魏嘉公

逐韻用捨之道其例無恒但近代爲史通多此失上

才猶且其一作若是而况中庸者乎今略舉一隅以存

標格云爾嚴末言諱名書名尊卑分定作文作史寬

及附嚴法殊因約舉混稱用垂標準○此條

按篇內所詳凡五項一斥魚孫三國名備名權也
一辯志十六國直書爲盜也一議晉後嗣世概加
廟號也一譏二魏開國追尊可笑也一鄙收書題
目創名賊見也其前後二條乃帶及之。承祚志
蜀寔用紀體二主皆不書名志吳則堅策以後仍
書名斟酌權宜愈於魚豢輩遠矣。傳曰至敬無
文至文尙質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古之制也漢不
虛尊晉加彌廣由唐而來廟冠諡前遂爲世典禮
時爲上母亦質文之流於旣溢者歟稱祖稱宗一
節可作廟諡議懸之冊府

蕭方等

按清唐二志蕭方等字辯詳雜說中篇

趙君主號

甲子會記周顯王之季韓燕皆稱王趙

武靈胡服招騎射尋廢其太子章而傳位少子自號主父

杞夷子爵

七事在左傳僖二十二年注見感經十

成穆兩帝

晉成帝紀曰成帝諱衍明帝長子也廟

服也廟號孝宗史臣曰穆帝紀穆帝諱聿康帝

史無廟號故舊本有餘年穆帝非

劉蕭二明

南史宋明帝紀太祖明皇帝諱彧文

埋錢以爲私藏天下騷然宋氏之業自此衰矣齊

則猜忌亟行誅戮於出入將南

當塗

淮陽反者侯後漢袁術傳識書言魏代漢者當

塗高又獻帝時李雲言許昌氣見於當塗高

宦官攜養

侍與左曹檄司空曹操祖父嵩乞中常

養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姦

腐鼠稱璞

戰國秦策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

曰欲買樸乎鄭買曰

共和

史記周本紀厲王出奔於彘周公用反漢書人

伯表

共伯和師古注共國名也伯爵也共和

邲敖

左昭元年楚公子圍將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疾而有疾而還入問王疾繼而弑之葬王於邲謂

之邲

杜注邲敖楚音雲按

十士

寒雋按文與二凶索虜對舉亦列傳中之

平陽王

魏書帝紀三出帝諱脩封平陽王齊獻武奉

出貳

於長安十蕭衍盛署徵發天所害周文之七月遂

孝武

帝將圖齊神武詔太祖為大都督深仗太祖見

東陽

魏收目之孝武為

原氏

漢游俠傳原涉字巨先涉父哀帝時為南

表茂

陵民謂其道為京兆什涉墓之乃買地開道阡立

史通通釋卷四

史通通釋卷五

內篇

採撰 第十五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是知史文有闕其來尚矣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補其遺逸者哉

闕

首引闕文不補之義領起採撰

宜慎

蓋珍裘以衆腋成溫廣廈以羣材合構自古探

穴藏山之土懷鉛握槩之客何嘗不徵求異說採摭羣言然後能成一家傳諸不朽觀夫王明受

舊作經授誤

立傳廣包諸國蓋當時有周志晉乘鄭書楚杌等篇

遂乃聚而編之混成一錄向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

何以能殫見洽聞若斯之博也馬遷史記採世本國

語戰國策楚漢春秋至班固漢書則全同太史自太

初已後又雜引劉氏新序說苑七略之辭此並當代

雅言事無邪僻故能取信一時擅名千載此節提出正明

馬班諸史非不博徵必求雅正所以可貴也但中世作者其流日煩雖國

有冊書殺青不暇而百家諸子私存撰錄寸有所長

實廣聞見其失之者則有苟出異端虛益新事至如

禹生啓石伊產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漢姮娥竊藥以

犇月如斯踳駁不可殫論固難以汗南董之片簡露

班華一作非之寸札而愁康高士傳好聚七國寓言玄

晏皇甫帝王紀多採六經圖識引書之誤其萌始一多

於此矣此節言後來雜撰益多人情好怪史至范

曄增損東漢一代自謂無慙良直而王喬鳧履出於

風俗通應劭左慈羊鳴傳於抱朴子葛洪朱紫不別

穢莫大焉沈氏著書好誣先代於晉則故造奇說在

宋則多出謗言前史所載已譏其謬矣而魏收黨附

北朝尤苦南國尤苦謂之承其詭妄重以加諸

遂云司字多馬叡出於牛金原注王瑯琊曰沈約晉書造

夏侯妃私通生中宗因遠敘宣帝以毒酒殺牛金符

王曰收以徽爲金子後計其年全不相干劉駿上淫路

案前史尚如此誤况後史編錄者耶

氏原注沈約宋書曰孝武於路太后處寢息時入多

也有異議魏書因云駿烝其母路氏醜聲播於馭越

可謂助桀爲虐幸人之災尋其生絕胤嗣死遭剖

斲一譌作蓋亦陰過之無所致也

既節言范書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

林裴榮世說幽明錄劉義慶撰搜神記干寶撰之徒其所載

或恢諧小辯或神鬼怪物其事非聖揚雄所不觀其

言亂神宣尼所不語皇唐舊作朝新或作撰晉史多採

以爲書夫以干寶鄧粲之所冀除王關虞預之所糠

糝持一作爲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

史通通釋卷五採撰中華書局聚

梁世之修徧略務多爲美聚博爲功雖取說於

於一無字

下小人終見嗤於君子矣

[釋]

此節言國朝勅脩前史擇亦不精所規在此也

○下皆散摘

夫郡國之記譜牒之書務欲矜其州里誇其

氏族讀之者安可不練其得失明其真僞者乎至如

江東五僞始自會稽典錄

郡國記也

潁川八龍出於荀氏

家傳

譜牒書也

而脩晉漢史者皆徵彼虛譽定爲實錄苟

不別加研覈何以詳其是非

[釋]

此層言徧狹之志乘宜擇

又訛言

難信傳聞多失至如曾參殺人不疑盜嫂瞿義不死

諸葛猶存此皆得之於行路傳之於衆口儻無明白

其誰曰

王本注疑脫不字

然故蜀相薨於渭濱晉書稱嘔血

而死魏君崩於馬圈齊史云中矢而亡沈炯罵

一作

書河北以爲王偉魏收草檄關西謂之邢邵夫同說

一事而分爲兩家蓋言之者彼此有殊故書之者是

非無定

釋

此層言一時之訛傳宜擇

况古今路阻視聽壤隔而談

者或以前爲後或以有爲無涇渭一亂莫之能辨而

後來穿鑿喜出異同不憑國史別訊流俗及其記事

也則有師曠將軒轅並世公明與方朔同時

承前堯後言堯

有八眉夔唯一足烏白馬角救燕丹而免禍犬吠雞

鳴逐劉安以高蹈

承有無言

此之乖濫往往有旗

釋

此層言舊

說之外

故作者惡道聽塗說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損

實觀夫子長之撰史記也殷周已往採彼家人安國

盛孫

之述陽秋也梁益舊事訪諸故老夫以芻蕘鄙說

刊爲竹帛正言而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斯亦

難矣嗚呼逝者不作冥漠九泉毀譽所加遠誣千載

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

釋

末節繳上三層爲採撰者致誠

按此篇持論正大方嚴劉子嘗言作史三難首尙

學識卽此可以證其本領

殺青

後漢吳祐傳父恢爲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注以火炙簡令汗去其青易書復不

已

謂之殺青亦曰汗簡字

禹生啓石

路史餘論夏后氏生而母獲月精石吞之而生禹

也

淮南修務云禹生於石而今登封廟有一石號

見啓

母石漢元封元年武帝幸緱氏制曰朕至中岳

輶

謂塗山氏欲餉啓生地乃來禹跳石韻府言禹塗

山忽

至見禹方作熊慚而去至嵩山化爲石禹

曰歸

我于石破北方生啓云云謂是淮南之文淮

家南

實無其一文亦編書

伊產空桑

列子天瑞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

察其

所以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神告曰白若

出而

東走期日視白出水東走十里顧其邑盡

爲水

身因化爲空

桑故

命之曰伊尹

海客

博物志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乘槎而去

半者

一處居舍後至嚴遙宮中多織婦見一月日有客

星犯牽
牛宿也

姁娥

後漢天文志姁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枝筮之曰

翻昌遂託身於月是為蟾端後

王喬左慈

後漢方術傳王喬顯宗時為葉令每月

史何望言其得一雙寫詔尚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舉

羅張之但得一雙寫詔尚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舉

尚收殺之慈卻入壁中霍然不知少有神道曹操

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入走羊羣操乃令就羊前

告之曰不復相殺欲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

羊數百皆變為羝並屈前鄰人立云遽如許

非聖不觀 漢書揚雄傳雄自有大度非聖

皇覽 魏志劉邵傳邵字孔才黃初中為散騎侍郎

略云常侍王象受詔撰皇覽藏於

秘府合四十四卷部有數十卷

徧略 梁文華林撰徧略徐勉等五人應選

又顧杳傳徐勉舉杳及顧協等五人撰徧略又鍾

爨傳弟爨亦預按諸傳錯舉止及四人其一人無

史通通釋 卷五 採撰 四 中華書局聚

考南史劉峻傳梁安成王給其書籍使撰類苑一
百二十卷帝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略以高之舊注

徧略七

五儁

晉書薛兼傳兼字令長丹陽人清素有器宇
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

循

齊名號為五儁初入洛司空
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

八龍

後漢荀淑傳淑字季和潁川人有子八人儉
穎陰曰高陽里

其穎里曰高陽里

曾參殺

人戰國秦策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
告曾子母母織自若頃又告尚織

自若頃之又告

不疑盜嫂

漢書直不疑傳人或毀不疑曰不疑聞狀
貌甚美然毋柰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狀

終曰不自明也

翟義不死

漢書翟方進傳少子義字文仲為東郡
守王莽居攝義移檄討莽軍破而亡後

漢王昌傳昌一名郎莽篡位即詐稱成帝子檄州
郡曰天命佑漢使東郡太守翟義擁兵征討郎以

百姓思漢多言翟
義不死故詐稱之

諸葛猶存蜀志魏維作身亮出北谷口病延亮適楊

維不發喪亮傳注楊儀等整軍而退宣王追焉死

諸葛走生仲達宜王曰吾能料再生不便料

嘔血蜀志諸葛傳注魏書曰亮糧盡勢窮憂患

為亮在渭濱魏人自驕誇大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

血乎達嘔

馬圈魏書高祖紀蕭寶卷遣太尉陳顯達寇荊州

無中矢之塘崩於行宮按今蕭子顯齊書

沈炯罵書史通云沈炯罵人梁侯景之難王僧辯

宮闕抗表言陛下貪臣出於頽梁好書侯景傳景圍守

南史賊臣傳王偉魏右臺郎高澄以書招景偉為

景報書澄問誰作左魏行臺郎高澄據此則炯為僧

非炯作也景決不假手於偉也至北人也梁武詔澄是受愚作

魏收草檄

史通云魏收景景檄關西謂之邢郢按北

五十餘紙收不日而就周書獨孤信傳東魏侯景之

南奔也魏收為檄梁文矯稱無關西之憂魏侯景威

梁也北史邢郢傳郢字才人稱北間第一才于

鉅鹿魏收年事在後魏焉歷考魏齊周諸史

其言草檄及收郢語並稱處史略如此皆無收檄

郢作出自關西人語之文史通或別有據耶

師曠軒轅並世列子湯問焦螟集於蚊睫師曠居

空峒之上曰吾欲聞之若雷霆又齊民要術師曠占

曰黃帝問曰吾欲占藥善一心可知否對曰歲欲

生雨雨草先生藉欲旱旱草先生蒺藜欲荒荒草先

轅蓬欲病病草先生艾史記黃帝少典之荒草先

公明方朔同時字公明魏管輅

堯八眉淮南修務訓堯眉八采高誘堯母慶都

夔一足王訓故韓子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

所見非一使為樂正非一風俗通皆有之

烏白馬角

語見史記刺客傳贊博物志燕丹質於秦欲歸秦王謬言曰烏頭白馬生角乃

可丹仰而歎烏頭白俯而嗟馬亦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

犬吠雞鳴

葛洪神仙傳漢淮南王劉安者高帝之孫也好儒學方術有八公諸門皆巖眉

皓白門吏白王八公皆變為童子王迎燒百和香

入童于復為老人授王丹經藥成雷被伍被共誣

安謀反入公謂安曰可以去矣安登山白日昇天

人傳去時餘藥器雞犬舐豕之盡得昇天故雞鳴

載文 第十六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

文之爲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

懷襄不道其惡存乎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爲詔

屈平宋玉爲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

文以史者引起於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

董俱稱良直者矣

四語牽文搭史起因爰洎中葉文

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爲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爲

宗

一多故作

譬如一作

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

衛

數語仍從文引入下

乃遞及史之所載

蓋語曰不作無益害有益

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爲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

失御尙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二字許晉獻

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讜而切其文簡

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

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

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字下無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

勸獎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諸諸字脫列傳不其

謬乎

已反

是發凡一正

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

餘它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僞謬雷同權而

論之其失有五一曰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

自戾五曰一概

揭出

失字貼載者說

何者昔音無大道

爲公以能而授故堯咨爾舜舜以命禹自曹馬已降

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上出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

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於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

始自納陛迄於登壇彤弓盧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

馬侯服舊主蒙

一作

三恪之禮徒有其文竟無其事

此一脫所謂虛設也

其非

舉得國而言魏晉南北無非攘竊乃以禪讓錫恪之

文載之史策豈非虛設

古者兩軍爲敵二國爭雄自相稱述言

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

句以兵形勝負言

如日月之蝕焉非

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

一有至如二字

曹公歎蜀主之英略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強

盛云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斲

一作冰以防

其渡及其申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玄

黃列宅建都若鷓鴣之巢葦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

輒並當時語此所謂厚顏也其二舉當敵而言忌

載入史中豈非厚顏古者國有二脫此詔命皆人

主所爲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爲督鑄錢掾見詔書而

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至於近古則不然凡有詔

勅皆責成群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辭人肆其筆端

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誥下綸言申惻隱之渥恩敘

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反道敗德唯頑與暴觀其政

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勳華再出此所謂假手

也其三舉書詔而言恭主多遜辭諛臣飾蓋一無

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

龐萌可以託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

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慎至於近古

則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褻崇則謂其珪璋
特達善無可加旋有貶黜則比諸舊脫斗筲下一作

才罪不容責夫同爲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

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帝心不一皇鑒無恒此所

謂自戾也

釋

其四舉馭下而言鑑識靡定前

後相違史並載之非自戾而何夫國有

否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無定準故觀猗與之頌

而驗有殷方興觀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

代

一作古

則不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

相之英偉則人皆二八國止方隅而言併吞六合一作

羶福不盈皆

或譌作昔

而稱感致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

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欲令觀者疇爲準的

此所謂一概也

釋

其五舉頌上而言時有隆污詞於無進退史等載之非一概而何於

是考茲五失以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

鑊冰爲璧不可得而

字下無此二

用也畫地爲餅不可

得而食也是以行之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

示

一作世

人不信而世之作者恒

復

不之一作知

察聚

彼虛說編而次之剏自起居

起居注

成於國史連章疏

一作畢

錄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

此節

五失如括

所載則史也而集矣史體嚴集家備也

若乃歷

一作類

選衆作求其穢累

王沈魚豢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也陳壽

干寶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訛罔

一本

盡機要唯王邵

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詣

一作諧

實理多可信至

於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捐華

撫實之義也

釋

前皆統論所載之失此節括

蓋山有

木工則度之况舉世文章豈無其選但苦作者書之

不

恐當有皆

讀耳至如詩有韋孟諷諫賦有趙壹嫉

邪篇

上中下分篇故曰篇

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

箴於女史張載題銘於劍閣諸葛表主以出師王昶

書字

舊作家誤

以誠子劉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對

策荀伯子之彈文

此所取未允其

山巨源之啓事此

皆言成軌則爲世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有苟書之

竹帛持以

一作

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可

與五經齊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

釋

此節又約舉舊文以

示準的言文必似此自當登載耳

昔夫子修春秋別是非申黜陟而

賊臣逆子懼凡今之

之一字無

爲史而載文也苟能撥浮

華採貞

一作真

實亦可使夫彫蟲小技者聞義而知徙

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爲載削者可不

務乎

釋

末仍繳歸載者轉借載者以警作者

按前之載言欲掣出篇文此之載文就擇言著論

五失大半皆纂亂編小時文字標而出之信禁淫
之隄防持雅之管轄也其於賈班諸人之作不復
以隔越敘事爲言足可彌縫前語之隙著書家參
互相掇視諸此矣。唐置中書省宋設內外制大
抵王言胥歸官掌假手一條不可泥然讀此亦足
當訓詞爾雅之箴。余讀五失而怵然也間嘗泛
濫史材凡九錫禪代之文檄誥勳言之作撮其艷
句用備荒穀以爲不虛度矣而此種學問古人鄙
之謂之流宕伊川玩物喪志之訶亦爲讀史不知
擇言者戒與

綺縠鄭衛

王訓故漢宣帝曰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辨麗可喜譬如女工有綺縠音

樂有
鄭衛

兩都

後漢班固傳建初中京師修宮室而關中耆老猶望西顧固感前世文辭諷勸乃上兩都

賦盛稱洛邑制度

廣成後漢馬融傳融字季長鄧太后臨朝文武之士以

聖賢不墜五材之用無或可廢

劉備吾儔魏武紀注山陽公載記曰曹公船艦為

既而晚向使諸將曰劉備吾儔也但得

高歡不死北齊文宣紀周文帝親戎出次周文帝聞帝

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遂退師

移都蜀志關羽傳羽攻曹仁於樊威震

斲冰北史齊文宣紀周中河懼冰

智昏菽麥曹魏傲吳文孫權小劉則未辨菽麥按語

是字文誚蜀也再按識味文黃補定

古詔命厚齋紀聞漢詔令入主自親其文光武詔

無天子下無方伯豈代言者所

第五倫讀詔

後漢書倫字伯魚爲督鑄錢掾領長安市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

決一見矣

龐萌

後漢劉永傳龐萌爲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嘗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

是也拜平狄將軍擊董憲而萌反帝聞之大怒與諸將書曰吾嘗以龐萌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

乎言

猗與之頌

商書首篇那小序那祀成湯也

魚藻之刺

小序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

焉武王

起居

荀悅申鑒先帝故事有起居注漢明德馬皇后始書焉書錄解題起居注自漢明德馬皇后始

漢魏以來因之唐藝文志凡實錄詔令等並入起居注類西京雜記葛洪家有漢武禁中起居注一起

卷

諷諫嫉邪

韋孟諷諫詩見載言篇後漢文苑傳趙壹字元叔其手延置上坐謂坐中

曰此司徒袁逢受計叔也吾請爲諸君分坐中

過秦王命

賈誼王莽過秦論見載言篇

漢書敘傳

龐韓英俊嘉曰往者周士戰區狂狡之天下分裂者

王命論以

張華箴女史

按音書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

曹紀載之也

張載銘劍閣

文選善注載緒晉書曰張載父收

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

諸葛表

按蜀志建興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

於是亮聞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十一年一月張儼云

王昶誠

魏志王昶字文舒為兄子及子道其名子渾

字玄冲深字道冲遂書戒之曰欲使汝曹遵儒者

之教履道家之言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諺曰救

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

劉谷晁李

劉向谷永晁錯並見二體篇後漢李固

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
當世之敝為政所宜固對云云

荀伯子彈文宋書伯子官御史中丞莅職勤恪所有

奏及祖彌示其切直或

山巨源啟事晉書山濤字巨源武帝受禪為吏部尚書前後選舉並得其才所奏甄拔

人時無山公啟事

彫蟲法言吾子或問吾子好賦曰童子難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

補注 第十七

昔詩書既成而毛孔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為主亦

猶春秋之傳配經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傳曰注蓋

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絕進一作

惟此二名其歸一揆首原訓詁之體名殊義一如韓戴服鄭鑽

仰六經裴李應晉訓解三史開導後學發明先義古

今傳授是曰儒宗此節舉注經之家陪注史之家

注家正體也既而史傳小書人物雜記若摯虞趙岐一作之三

輔決錄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處之陽羨風土舊二字倒常

璩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辭列於章句委曲敘事存於

細書此之注釋異夫儒士者矣此節入史注類異夫儒士者於本文

外增補事緒是注家之變體○已上標舉領局次有好事之子思廣異聞而

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絕羣遂乃撥衆

史之異辭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

昭兩漢書劉彤晉紀劉孝標世說之類是也此節列此節

注三家說部注一家自此以下後有論斷○於述史處別出世說者謂孝標才豈注史而惜其小用之也

斷後文曉亦有躬爲史臣手自刊補雖志存該博而

才闕倫敘除煩則意有所悛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

定彼榛楛列爲子注注列行中若蕭大圜淮海亂離

志羊銜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邵齊

志之類是也

釋

此節是官居史職而著為雜錄又復加注者後亦有論斷權其得

失求其利害少期

松之字

集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

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

表獻自比蜜蜂兼採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

矣

釋此論松之注三國

陸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馬遷之書若

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採摘成注標為異說有昏耳

目難為披

一作搜

覽

此論陸澄竊惟范曄之刪後漢

也簡而且周疎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捐

以為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譬夫人有吐果之核

棄藥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拮拾潔以登薦持此為工

多見其無識也

釋

此論劉昭之注後漢○依前所列此下當有劉彤注晉紀論斷今缺

孝標善於攻繆博而且精固以已通察及泉魚辨窮河

豕嗟乎以峻之才識足堪遠大而不能探蹟彪嶠網

羅班馬方復留情於委巷小說銳思於流俗短書可

謂勞而無功費而無當者矣釋此論孝標自茲已降

其失逾甚若蕭羊楊謨之璞雜王宋之鄙碎言殊揀

金事比雞肋異體同病焉可勝言釋此論蕭羊宋大

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依文設或自我作故另

者見記錄無限規檢不存難以成一家之格言千載

之楷則凡諸作者可不詳之釋此節至若鄭玄王肅

述五經而各異何休馬融論三傳而競爽欲加商榷

其流實繁斯則義涉儒家言非史氏今並不書於此

焉釋末仍收繳經

注與前文應**按**篇首云傳者轉也注者流也以訓詁爲主此三

言者卽本篇立說之主乃若聚異同以長煩蕪拾

吐棄以侈登薦皆非劉氏所喜後世顧以摭遺錄

別爲多知博辯之資韓子曰古今人不相及此之謂與。宋人著班馬異同一書分校字句之間足資參互之用而劉云此缺彼增採摘成注有昏耳目其言太執雖考對之小辯亦注例之一端也附見

楊正衡注晉書寶華董衡注唐書廢徐無黨注五代史今行

韓戴服鄭漢儒林傳數萬言韓嬰燕人推詩人之意作內

德延君戴聖次君德號大戴聖號小戴目博士論

石渠後漢儒林傳服虔字慎榮陽人作春秋

左傳解又密人以左傳駁何休之禮記論語孝經尚

書大傳又著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凡百餘萬

言鄭興父子傳興字少學公羊尤明

左氏周官自杜林桓譚春秋作難記條例兼通易

傳爲大司農作春秋刪十九篇

裴李應晉裴翹史記集解敘注索隱曰翹探經史及衆書

之目而注史記人應劭後漢太山太守晉灼河

所出李奇南陽人應劭後漢太山太守晉灼河

人晉尚
書郎

摯虞三輔

摯虞注趙岐三輔
決錄見書志篇

陳壽季漢

蜀志楊戲傳戲著季漢輔臣贊而不作傳者余
述今多載於蜀書其贊而

皆注疏本末
於其辭下

周處風土

記見陽羨風土
誌篇

常璩華陽

志自大防華陽國志引
晉常璩作華陽國
志自先漢至晉初璩
四百歲士女可書

者四百人晉書璩字道將散騎
常侍按周常二書注皆無攷騎

松之三國

宋書裴松之世期中書侍郎
陳壽三國志松之表竊惟續事
以上使注

成文蜜蓋以兼採為味臣實頑
按世期史通作少期北平本云
避唐諱也

陸澄

見書志篇隋經籍志漢書注
光祿大夫陸澄撰困學紀聞其
書不齊金紫

劉昭劉彤

南史伯父彤集昭字宣卿臨川
初昭伯父彤集昭字宣卿臨川
王記室

為四十卷至昭集後漢同異以
范曄後漢世稱博悉一百八十
卷

孝標世說

荆世說見尚書家梁文學傳劉峻
州戶曹參軍高祖招文學之
字峻不

能隨衆沈浮故不任用高氏緯略孝標注此書引
援漢魏諸史如晉氏一代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
於正史之外

蕭大園

周書大園字仁顯梁簡文帝子客長安太祖開麟趾殿招集學士大園預焉隋志淮

海亂離志四卷蕭世怡撰景之按本傳缺錄其志並作蕭大園撰世怡即其人歟按新舊書志

羊銜之

見書志篇按維陽伽藍記序余才非著述多有遺漏後之君子詳其闕焉亦不言記

萍實

家語孔子曰吾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

王肅

見尚書家

何休

後漢儒林傳何休字公羊解詁

馬融

後漢本傳拜議郎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易詩三禮尚書融爲梁冀草奏李固頗爲

因習

第十題分次一作因習上與下

正直所差

蓋聞三王各異禮五帝不同樂故傳稱因俗易貴隨
時況史書者記事之言耳夫事有貿遷而言無變革
此所謂膠柱而調瑟刻船以求劍也

釋

領起隨時變
通大意反對

因

古者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故左氏傳稱楚鄧曼

曰王薨於行國之福也

莊

又鄭子產曰文襄之伯君

薨大夫弔

昭

卽其證也案夫子修春秋實用斯義而

諸國皆卒魯獨稱薨者此略外別內之旨也馬遷史

記西伯已下與諸列國王侯

謂諸世家

凡有薨者同加卒

稱此豈略外別內邪何貶薨而書卒也

釋

此節指遷
史書卒誤

因之

蓋著魯史者不謂其邦爲魯國撰周書者不呼

其上

一作

曰周王如史記者事總古今勢無主客故

言及漢祖多爲漢王斯亦未爲累也班氏旣分裂史

記定名漢書至於述高祖爲公王之時皆不除沛漢

之字凡有異方降款者以歸漢爲文肇自班書首爲

此失迄於仲豫荀悅仍踵厥非積習相傳曾無先覺

者矣釋此節指班荀二史沛漢誤因之失○魏志武

改書公二十一年進爵魏王遂書王凡公王之皆

不安魏字劉蓋準此立論也况班固身爲漢臣體更

應爾近有以除沛漢二字又史記陳涉世家稱其子

孫至今血食漢書復有涉傳乃具載遷文案遷之言

今實孝武之世也固之言今當孝明之世也事出百

年語同一理卽如是豈陳氏苗裔祚流東京者乎斯

必不然漢書又云嚴君平旣卒蜀人至今稱之皇甫

謚全錄斯語載於高士傳夫孟堅士安年代懸隔至

今之說豈可同云夫班之習馬其非旣如彼謚之承

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奚其甚乎釋此節指固謚

失字之

何法盛中興書劉隗

魏一作

錄稱其議獄事具刑

法志依檢志內了無其說既而臧氏樂緒晉書梁朝通

史於大連

劉魏字

之傳並有斯言志亦無文傳仍

一作乃

虛述此又不精之咎同於玄晏也

釋

此節言何書既脫志事於前臧

通二書因仍其誤於後也尋班馬之爲

爲一字

列傳皆具編其人姓

名如行狀尤相似者則共歸一稱若刺客日者儒林

循吏是也范曄既移題目於傳首列姓名於卷中

卷中

謂傳中也而猶於列傳之下注爲列女高隱等目苟姓名

既書題目又顯是則

一脫

鄧禹寇恂之首當署爲公

輔者矣岑彭吳漢之前當標爲將帥者矣觸類而長

實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隱獨行而已

釋此節指

用司馬標類之例而又添列姓名則因而不因矣按此與題目篇後幅意同其論太泥

魏收著

書標榜南國桓劉諸族咸曰島夷是則自江而東盡

爲卉服之地至於劉昶沈文秀等傳敘其爵里則不

異諸華

原注劉昶等傳皆云丹徒縣人也沈文秀等傳則云吳興武康人按魏書劉昶傳無丹徒

宋人句蓋據劉昶傳而豈有君臣共國父子同姓闔閭季札便

致土風之殊

二句頂父子

孫策虞翻乃成夷夏之隔

二句頂君

臣求諸往例所未聞也

釋

此節指魏收例斥南朝為島夷至如南士來歸等傳

并且不能自因矣

當晉宅江淮實膺正朔嫉彼羣雄稱為僭

盜故阮氏

孝緒

七錄以田范裴段諸記劉石苻

舊作符

姚

等書別勅一名題為偽史及隋氏受命海內為家國

靡愛憎人無彼我而世有撰隋書經籍志者其流別

羣書還依

一作同

阮錄案國之有偽其來尚矣如杜宇

作帝勾踐稱王孫權建鼎峙之業蕭詵為附庸之主

而揚雄撰蜀紀子貢著越絕虞裁江表傳蔡述後梁

史考斯衆作咸是偽書自可類聚相從合成一部何

止取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

釋

此節偽史二字只當偏紀二字

用古近偏紀皆可依類同編而隋志泥定晉人遺夫錄專收劉石等書是亦滯於因習而不知適變者夫

王室將崩霸圖云構必有忠臣義士捐生殉節若乃

韋耿謀誅曹武欽誕問罪馬文昭馬而魏晉史臣書

之曰賊此乃迫於當世難以直言至如荀濟元瑾蘭

摧於孝一作李靖之末王謙尉迴玉折於宇文之季而

李百藥刊齊史顏師古述隋篇時無偏畏事須矯枉而皆

仍舊不改謂數君爲叛逆書事如此褒貶何施釋此

言勝國拒命之士與代被以惡名後來脩史應申其節李顏輩因仍曲筆大非也○條駁止此已下總結

昔漢代有修奏記於其府者遂盜葛龔所作而進之

既具錄他文不知改易名姓時人謂之曰作奏雖工

宜去葛龔及邯鄲氏撰笑林載之以爲口實嗟乎歷

觀自古此類尤多其有宜去而不去者豈直葛龔而

已何事於斯獨致解頤之誚也凡爲史者苟能識事

詳審措辭精密舉一隅以三隅反告諸往而知諸來者一多字斯庶幾可以無大過矣

按本篇因字該義不同有在昔爲是而在後因之則非者有前人既疎而後人因之仍誤者有因往例而不盡因者有自爲例而不自因者有當代書例則然而異代不必因不當因者條分乃暫混舉則蒙。僞史一節粹難會悟議者大率於十六國史牢執僞字於越絕書牢執子貢作三字遂生多少驚疑愚初亦鑿舟以求不能灑脫至第三易藁乃始悟劉之意不過曰凡方隅偏據之史皆可收歸一門語最平直也蓋東晉之十六國正如殘唐之十國也考宋史藝文志於史類之末分置霸史一門首列越絕九州春秋等書次則常璩和苞范

亨諸志記其後則南唐蜀閩吳越荆湘湖楚諸小史以及劉恕之十國紀年并錄無遺兼該數代以是知子元所言早爲宋史闕其藩籬也歷覽前後史諸志藝籍者從無一門止收一時之冊而隋志獨立此狹門唐志復因之狃於阮錄不能自出宜爲通識所嗤矣。崔鴻十六國春秋唐志有宋志無不知何年散佚

膠柱刻船

史記廉藺傳趙王以趙括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各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按

也

調瑟又用淮南子語呂覽察今篇楚人涉江劍墜水遽契其舟曰吾劍所從隊也廣韻契鏤通刻

曰薨曰卒

公羊隱三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

劉隗

晉書劉隗字大連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從事中郎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按今晉書議獄

事收入本傳竄去具刑法志一語不襲臧書通史之誤矣

劉昶沈文秀

魏書劉昶傳昶字休道義隆第九子

康人按義隆者宋文帝之諱也文秀則世為宋臣宋書亦有傳二人皆出犇仕魏者魏書島夷其君使父子君臣異籍也

闔閭季札

按史記吳太伯十九世至壽夢壽夢四子長諸樊季札諸樊子光是為闔閭

於季札為

孫策虞翻

按吳志孫策字伯符漢王虞翻為孫策

曹功

田范裴段

隋經籍志史志趙書十卷二曰石集

尚書范亭撰

仁撰范亭撰十卷偽涼著作段龜龍撰景

劉石苻姚

前趙起姚弋仲按趙起石勒前秦起苻洪

書劉石句錯苻舉十大國姓參證語亦具正史詳外篇

杜宇

華陽國志有王曰杜宇教民務時朱提有梁

蜀記越絕

隋經籍志蜀王本紀曰望帝更名為蒲卑

時也貴其內能自約外能絕人又有毗陵無錫所作
按書內有春申秦皇漢祖諸人又吳越賢者所
官太末丹陽豫章諸地皆
後世名其非子貢撰可知

江表後梁

晉書虞溥字允恭仕隨爲起居舍人著後

梁春秋十卷後梁蕭督也見世家篇

韋耿

後漢獻帝紀建安二十三年少府耿紀丞相

紀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反

欽誕

魏志毋詔工儉傳揚州刺史馬景王舉兵與大

將軍統兵討破之欽休入吳以欽爲鎮北將軍

又諸葛誕傳誕字公休景王東征使誕督軍向壽

春欽之破也誕累見夷滅懼不自安遂反吳人與

荀濟元瑾

百藥齊文襄紀尚書祠部郎中元瑾與

襄事發伏誅又荀濟傳濟字子通及見執

王謙尉迴

師古宿將志不紀相州總管尉遲迴自以

命章孝寬討破迴傳首闕下初迴之亂也上柱國

王謙為益州總管見効主在位政由高祖遂起巴

蜀之衆以匡復為辭進屯劍閣始州命梁睿討

平之按周書王謙字叔萬尉遲迴字薄居羅又按

師古敘謙迴事在本傳殊得體但於他臣如高類

王述李德林梁士彥等傳每及此二人皆書賊書

逆曰王謙作亂曰尉遲迴

反不一而足宜史通摘之

葛龔後漢文苑傳葛龔字元甫以善文中

笑林隋經籍志笑林三卷後

邑里漢給事中邯鄲淳撰

昔五經諸子廣書人物雖氏族可驗而邑里難詳逮

太史公始革茲體凡舊作有列傳先述本居一作太古至

於國有弛張鄉有併省隨時而載用明審實案夏侯

孝若撰東方朔贊云一字少朔字曼倩平原馱次人魏

建安中分馱次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夫以身沒

之後地名改易猶復追書其事以示後來則知身或

生或生之前故宜詳錄者矣釋首揭書里之法貴異

哉晉氏之有天下也自雒陽蕩覆衣冠南渡江左僑

立州縣不存桑梓由是斗牛之野郡有青徐吳越之

鄉州編冀豫欲使南北不亂淄澠可分得乎此二字

于屬繫虛名於本土者雖百代無易文二句有譌脫

此層為貼身引端從晉釋

家東渡僑置紛淆起議既而天長地久文軌大同句

入州郡則廢置無恒名目則古今各異而作者為人

立傳指現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舊號施之於今

原注近代史為王氏傳云瑯琊臨沂人為李氏傳曰

隴西成紀人之類是也非惟王李二族久離本居亦

自當時無此郡縣皆欲求實錄不亦難乎釋此層正

是晉魏已前舊名號且人無定質舊所因地而化故

而東已經七葉歷江而北一作非唯一世四句謂南

史通通釋卷五 邑里

唐而言不蒙南渡而猶以本國爲是此鄉爲非是則孔父里

於昌平平舊昌陰氏家於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

乃爲齊宋之人非關一作魯鄧之士求諸自古其義

無聞原注時修國史予被配纂李義琰傳琰家於魏

脩者大笑以爲深乖史體遂依李氏舊望釋此層即

改爲隴西成紀人既言不見從故有此說釋申透上

從實而反招時議爲可怪也且自世重高門人輕寒

族或卽競字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若仲遠之尋鄭

玄先云汝南應劭文舉之對曹操自謂魯國孔融是

也爰及近古其言多僞至於碑頌所勒茅土定名虛

引他邦冒爲己邑若乃稱袁則飾之陳郡言杜則係

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鉅鹿原注

今有姓卯者姓弘者以犯國諱皆改爲李氏如書其
邑里必曰龍西趙郡夫以假姓猶且如斯則真姓者
斷可知矣又今西域胡人多有姓明及卑者如加五
等爵或解平原公或號東平子爲明氏出於平原卑

氏出於東平故也夫邊夷雜種尚在諸史傳多與同

竊矣名則諸夏士流固無慙德也

風原注如隋史牛弘傳云西安定鸞人也本姓奈氏

姓庫汗氏續謂陳此乃尋流俗之常談忘著書之舊

郡謝偃並其類也此豈得為體要乎籍又近世有

體矣釋此層推出病根為晉宋俗尚門籍

班秩不著字非多姓者始以州壤自標若楚國龔遂漁

陽趙壹是也至於各位既隆則不從此列若蕭何鄧

禹賈誼董仲舒是也觀周隋二史每述王庾諸事高

楊數公必云瑯琊王褒新野庾信弘農楊素渤海高

頰以此成言豈曰省文從而可知也釋此層亦從上

時口號證之每舉一人必帶地凡此諸失皆由積習

相傳寢以成俗迷而不返蓋語曰難與慮始可與樂

成夫以千載遵行持為故事而一朝糾正必驚愚俗

此莊生所謂安得忘言之人而與之言斯言已得之

史通通釋卷五 呂氏

矣庶知音君子詳其得

得字脫

失者焉

釋

末仍縮到本
身憫通識之

難選也

按詳篇內注語爲當日身預史局書地招笑而作
邑里從今不從舊定理也好議論者云僑置本州
猶存正首歐陽寓潁仍署廬陵以謂子元失豺獾
之義夫論事者亦論其所歸而已請卽近者徵之
由宋迨明國史班班任舉一人一傳其曰某處人
者有不書當代郡邑者乎假令明冒宋州宋蒙唐
縣有不起而非笑之者乎小言詹詹徒多事耳。
野客叢談載高從所跋昌黎盤谷序稱隴西李愿
隱者也云云隴西去太行數千里而序之文曰居
之其題曰送歸殊不相合此亦舉其郡望之一徵
也卽此可悟襲舊之不足從矣

江左僑立

晉地里志晉都河南仍魏名爲後司州元

僑立弘農郡於武陵僑立河東郡兗州則僑置於

京口後改廣陵爲南兗州又僑置青州又分立陳

留郡山陽郡豫州則僑立於襄陽又於襄陽分立

幽冀青并雍涼兗豫諸州至志徐荆揚三州則凡

邑名錯寄其中多不勝錄

居晉齒黃嵇康養生論蝨處頭而黃推此而言凡

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按文選善注蝨齧

頭並有義證而齒黃獨無蓋當時已莫詳矣史通

直用康

昌平史記世家孔子生魯昌平微子之後宋襄公也

至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爲公族孔氏爲魯人

防叔畏華氏之逼而奔魯故孔氏爲魯人

陰氏通鑑光武紀帝在宛管修自齊適楚爲女麗華

夫其後氏焉氏族大全修管仲七世孫也後漢陰

識傳秦漢之際始家新野漢地里志新野鄧屬南

應邵孔融後漢鄭玄傳袁紹要玄大會時汝南應

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
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公今橫殺孔融魯國

男子便當拂衣而去

龔遂趙壹漢書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後漢書趙壹字叔漢陽西縣人也按遂

非楚國而曰漁陽標所望也

王庾高楊後周書王褒字子淵瑯琊臨沂人庾信字子淵瑯琊臨沂人隋書高瑒字昭玄

渤海蔣人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按史通本節引蕭鄧買董漢世稱其人皆不舉地望而近時王

庾高楊必以郡稱文滋煩重矣故曰豈曰省文

史通通釋卷五